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一百八十一

0163693

10135



163693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八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不盡如鉤○乙巳世子還京城○初鏡城府奴仁右婢內隱伊逃來托安平大君書題趙城隱匿事覺宗簿寺劾之以逃在赦前勿治罪請還其本役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申槩右議政河演曰仁右等逃在赦前發在赦後據逃亡之時則當在赦宥論發覺之日則宜爲舉法其議以啓喜曰昔宋趙抃爲推官有一人造印在赦前用印在赦後抃以赦前論宥之仁右等逃在赦前蒙宥爲便槩亦同喜議演曰若如此議犯奸及逃避容隱等罪者每恃數赦之恩無所忌憚弊將難救如是則何以維持國家仁右等不宜蒙赦 上曰領議政之議援舉古事其論確矣然以赦前而不罪則後日犯奸逃避之人階是而無所懲懼必有如右議政之論之弊其商確歸一於是喜槩議曰然則犯奸及逃避容隱等罪者雖在赦前而赦後仍前不改則不在蒙赦之例爲便○賜林偃正祿生妻葬用石灰四十石棺槨及紙八十卷○丙午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元良咨都萬戶浪卜兒罕言五鎮人民數盜野人牛馬雖告于官不肯用心推鞠因此野人缺望不得存接臣等竊惟自古撫夷之道待之以誠示之以義彼雖頑猾或有觀感歸順者矣否

則反是今五鎮人民與野人雜處盜竊牛馬恣行不已彼人忿怨來訴於官托以無贓亦不鞫問先失自治之道安有感化之理非惟不服必生釁隙請嚴立禁防如有犯者窮推徵還益篤懷綏從之○刑曹啓軍資監奴朴萬等五人穿壁竊米四十斗拷訊前犯不承已按律杖之今本監又報盜九十七石請更拷訊 上曰既已決遣且所犯未白宜勿問○丁未世子朝移御所○平安道都觀察使趙克寬以繼母病請告來啓曰臣巡審列郡種食俱足築城之民樂於赴功絕無饑饉之色臣甚喜焉○議政府右議政河演禮曹判書金宗瑞右叅贊鄭麟趾中樞院副吏李養戶曹叅判姜碩德及李正寧與集賢殿修撰李永瑞禮曹佐郎李善老典農注簿安知歸行司正文孟儉相壽陵于獻陵之西上書曰臣等謹詣 獻陵西穴主峯及四圍諸峯應對衆水來去方位以窺衡測量周尺丈量并考或者上書條目逐一講論謹具于後一拾遺云地勢平夷氣脉所截穴居其中不居其傍中則福集其身傍則禍尅其家至玄論云吉在其中不居其偏考之拾遺其次句云隱隱隆隆四方來同突中有窟高處平也窟中有突低處高也注曰地貴乎中然中不必中也突中有窟窟中有突氣因形見也今從 獻陵主穴至白

虎九龍山麓三千二百六十四尺至青龍山麓一千八百七十三尺從
西穴明堂至外自虎九龍山麓二千三百二十尺至青龍山麓二千八
百十七尺至內案山二千七百五十一尺東西兩穴相距九百四十四
尺由是觀之東西兩穴皆在圖局之正中非旁也一拾遺云至如傾欹
斜側豨單蓄縮如此之類俱不成福此八方朝隴所以從其中而取其
正考之本文八方應對篇云後山欲福前山欲祿左山欲曲右山欲肉
坐穴如屋明堂如局三陽不促六建俱足拳石寸土勝彼金玉故天一
太乙者富貴之本源天祿天馬者富貴之任用文官武庫者富貴之應
驗左輔右弼者富貴之維持男倉女庫者富貴之施設子孫丁壯從于
後奴婢畜養出於前形不可改位不可移四方四隅以類而推尋地之
要貴全而不虧經曰穴必盡全此之謂也若山厚則力勝山長則力久
勢遠則難敗勢近則易成自然之應也至如傾欹斜側豨單蓄縮背戾
驚狂返逆尖射如此之類俱不成福此八方朝隴所以從其中而取其
正詳其文義大槩以八方應對之吉凶論定穴之法也況此穴無偏無
岐八方應對全而不虧且有厚勝長遠之勢而本無傾欹斜側豨單蓄
縮之形此則所謂中正之地一疑龍斷制粹言云九欲求地觀大勢百

里周回做一穴明山論云百里平洋千山叢雜受氣之地只在一穴差之毫釐則禍福千里疑龍云千里來山只一穴正者爲位旁者劣捉脉賦注云正龍未下旁龍發下了正龍旁龍絕此欲分支幹龍故汎言之耳若以謂非汎言而必只用一穴則明圖有並用四支齊下者而云義龍相聚形主百子千孫孝義不分之地又用三乳二乳者胡舜申基穴論云西北族葬家爲一墓至以昭穆序列於數世東南所葬墓至二三壙至獨以男子爲正婦人旁附之者蓋西北多平原土厚水深東南多高山骨脉淺露各從其宜也然在平原而支阜微促豈宜於葬之多在高山而岡隴雄勝何拘於葬之少乎穴法秘要云有脉雙來並可觀須教前案密遮欄洞林照膽裁穴篇云九山頭徹下兩支於兩頭爲穴明堂篇云假如地有三穴明堂亦各有主由是觀之或者力言一局內不可用二穴之語妄矣况大母正龍擺身直下分作兩穴而無旁正之分安有優劣之可議乎一狐首經曰模糊不清其氣不勁倚附斜橫其氣不正鬚鬣差排其氣不盛昂頭拒尸其氣不應山勢既差五行難定中主淆雜動則爲病考之本文主元篇云山骨歷歷來龍端的無偏無陂無反無側東北正艮當西正兌純一不雜氣力純粹艮帶丑寅兌

帶庚辛來山既雜難定五行五行淆訛神馬得寧來落一體剪裁極易
目巧心巧自然合理移步觀山便殊方位立山在坎轉步癸丑垂頭為
艮水行益前山行益後先受木氣次受土氣方受水氣三年一步十步
一世審詳而用福祿自至摸糊不清其氣不勁倚附斜橫其氣不正髻
鬢差排其氣不盛昂頭拒尸其氣不應山勢既差五行難定中主淆雜
動則為病詳其文義所謂摸糊不清者必是山骨不歷歷來龍不端酌
之謂也倚附斜橫者倚附於他而偏陂反側之謂也今觀此穴主山在
壬垂頭為壬純一不雜山骨歷歷來龍端的無連附橫生之形而左右
案對稱停平正一氣起伏宛轉而來至五千三百餘尺而正或者乃謂
之摸糊不清倚附斜橫髻鬢差排昂頭拒尸山氣既差五行難定夫審
指何勢而言歟所引本文之義與此山勢頓殊一撼襲云十條九條亂
了亂中有一條却是真考之本文或從大山落伍小或從高峰落平洋
退御搏攬成幾段十條九條亂了亂中有一條却是真若是真時斷了
斷亂山回抱在面前不許一條出外邊只有真龍坐穴內亂山却在外
為纏由是觀之此專指行龍搏換之處尋得幹龍之法也非論結局之
地兩穴之是非也一疑龍云大抵纏山必由轉莫把明堂向外裁考之本

文爲君決破此疑心支幹亂時分背面假如兩水夾龍來便看外轉那處回纏山纏水回抱處背抵纏山纏水隈纏護亦自有大小大小隨龍長短來龍長纏護亦長遠龍短纏山亦近挨大抵纏山必曲轉莫把明堂向外裁曲轉之形必是面只恐朝門塞不開尋得纏護分明了更看落頭尋要妙纏山纏水如展屏面前寬闊看多少纏山纏水似案山只爲明堂挾不寬山回水抱雖似面浪打風吹崖辟寒請君來此看背面水割石崖龍背轉詳其文義此謂大抵纏山必曲轉而回抱故恐人徒見其回抱誤認爲明堂而下穴故云莫把明堂向外裁今西穴端的起伏與東穴齊下不可謂之纏山或者所引謬矣一疑龍云不應兩邊皆立穴大小豈容無貴賤考之本文支幹之外識背面位極人臣世襲官終饒已能分背面是寬平背崖岸假如兩水夾龍來屈曲翻身時大轉一回頓伏一番身一回轉換一回斷兩邊皆有山水朝兩邊皆有水打岸兩邊皆有穴形真兩邊皆有山水案朝迎兩邊皆可觀兩處明堂皆入選兩邊纏護一般來兩邊下手皆回轉此山背面未易分心下狐疑又難判不應兩邊皆立穴大小豈容無貴賤只緣花冗使君疑更有護身脚多辨莫來此處真龍兩處認夾龍龍必轉詳其文義兩邊有山兩

邊有水纏山纏水背面難分之處認得真龍之法也或者斷章引之指
大母山分受兩穴為兩邊只取兩字之義昧於本旨一入式歌云千山
萬山最難狀中有來龍為主將前峯磊落盡拱揖端然一穴龍頭上又
入式歌云若教破碎無定形爭龍爭主休尋訪考之本文千山萬水最
難狀中有來龍為主將前峯磊落盡拱揖端然一穴龍頭上一高一低
一回顧還合有情俱入相若教破碎無定形爭龍爭主休尋訪註云群
山雖多必有一山為主一山為賓却有兩山入路而無主客之情者謂
之爭主爭龍之地詳其文義此泛論群山之中主客之分也所謂兩山
入路而無主客之情者蓋於主山之外別有客山來臨與主山有爭龍
爭主之形無主客之情之謂也非指一山兩穴而言也况清溪山一脉
東入為九龍山轉而大母主峯無他客山入路而爭主絕無破碎之形
或者之言大誤一入式歌云迢迢來勢只一穴分為二三力必弱考之
本文註云如蛇鼠之形土脉微小若安二三穴則氣力必弱此謂一支低
小如蛇鼠形之處若用二三穴而葬之則必至氣弱非至一局中有二
穴也一掌中歌云中心一穴天然隱蹤考之本文大山之派生者如龍
亂山巘嶸奔山相從或頓平處高山斷中後來纍纍前去隆隆中心一

穴天然隱蹤固如城郭穴似天中遠山能近近山寬容葬得其穴累代
三公詳其文義比泛論尋龍定穴之法耳非論兩穴之是非也一洞林
照膽云一山落頭穴涉兩路者水吉先受其吉水凶先受其凶若坎山
而下雙冢本皆下穴坐艮而有坤水二十步其左穴則全涉艮山右穴
則坎山而微有艮者初損長子臣等竊謂一山落頭穴涉兩路者水吉
先受其吉水凶先受其凶云者謂於一山若頭之處有兩穴若用之則
以水之吉凶定吉凶之先後也亦古人用兩穴之法也若坎山而下兩
冢以下節目今以窺衡在明堂測望大毋主峯及坐穴皆屬壬豈越子
癸丑三位而與艮相涉哉又於坤方非但二十步內無水雖遠地絕無
水出之處且以胡舜申大五行之法推之壬山穴局壬山高祿存凶子山
高祿存凶丑山稍高貪狼吉艮山低貪狼半吉有水吉寅山低貪狼半
吉甲山稍高貪狼吉卯山最低文曲吉乙山最低文曲吉水破吉辰山
低文曲吉巽山高文曲凶胡舜申云文曲當乾坤巽艮者為陰人之位
其山上秀拔則婦女賢而貴卑闕則反之巳山最高武曲吉有水吉丙
山最高武曲吉午山高武水吉丁山高右弼吉有水吉未山高巨門吉
坤山高左弼吉申山高廉貞凶庚山低廉貞吉見水凶酉山最低廉貞

吉辛山高廉貞凶申辛二山廉貞胡舜申云廉貞者紅旗血曜威膽之神所在亦不可無又引古語曰獨火之山不用親若無此位少精神此二山不親近又不臨壓成山低破軍吉乾山低破軍水出凶胡舜申云四墓之地物之既死而氣獨藏宿於此故水不可來去而去之禍甚於來以來則不過於藏宿之不固去則衝破之而無餘矣又曰在乾坤艮巽犯之猶可亥山稍低祿存半吉臣等竊觀或者所引諸書或抽章摘句或截取注脚質諸本文則皆以尋龍定穴之法泛論一穴一山之吉凶耳非論一山垂頭分受兩穴之是非也其所引諸說甚違本旨考之於書則有嘗用數穴之定論按之於圖則有已用數穴之明證則是但審氣聚之形執耳不必拘於一山而只用一穴明矣至如胡舜申之論則於一域之中猶以昭穆序列於數世且術士之盛莫如唐室而肅宗附葬於昭陵群臣之陪附者亦纍纍相接是則雖一局之內尚多葬之未爲不可况分受正氣之雙穴理無可疑大毋山正脉壬落而分兩支駐於乾亥而爲 獻陵主穴一支駐於壬而爲西穴又主峯與左右案對諸峯皆土山而有石馬是壬以壬應石以石應所謂子不離母全氣之地也兩穴長短亦不相遠分受一氣而齊下當中並峙明堂之水其來

無源其去無流四合周顧上吉之地也一山大局之內東西兩穴坐向皆正偏正之分不敢擬議大抵山川天造地設自然之形勢氣聚之多少在焉其有吉凶難辨之處則人各所見議論不同若大村吉地則雖肉眼皆同或者以東穴為正龍以西穴為旁龍大為誣罔且胡舜申大五行之法古人已非之然世之術士用之已久今觀舜申論水篇曰至言山則以方之吉凶相折除吉方最高則凶方雖有不能勝其吉凶方最高則吉方雖有不能勝其凶高低有無適相當則吉凶必俱有高低有無稍相勝則吉凶必相將今西穴但祿存廉貞之位凶而其餘諸位皆吉一二之凶豈能勝其諸吉也耶雖以大五行之術推之非唯吉多凶少亦為全吉之地也且洞林照膽論水曰水凶而明堂不見者無咎水高而入者亦然注曰水若從左右直來至明堂橫流則吉借曰水見庚方然流破於乙其源又隔二峯而不見豈有咎哉下風水學議遂以西穴為定○全羅道監司請道內人民口命七萬石成吉道監司請二萬石皆從之○戊申世子還京城○太宗原從功臣崔天奇詣行宮告飢賜衣一領命授軍職年八十○議政府右贊成權躡右贊成鄭麟趾工曹參判安止等進龍飛御天歌十卷箋曰積惡累仁蔚啟洪祚撰

幼記實宜播歌章肆纂蕪詞庸徹睿鑑竊惟根深者未必茂源遠則流
益長周詠繇介推本其所自出商歌玄鳥追叙其所由生是知王者之
作興必賴先世之締造惟我本朝司空始顯於羅代奕業相承 穆
王初起於朔方景命已兆於聯翼度而毓慶及聖桓而發祥息信素孚
人之歸附者非一二世禎符屢見天之眷顧者殆數百年 太祖康獻
大王挺上聖之資應千齡之運揮神戈而奮威武迅掃夷戎受寶籙而
布寬仁輯綏黎庶 太宗恭定大王英明邁古勇智絕倫炳幾先而建
邦家功高德載懃禍亂而定社稷德冠百王偉累世之鴻休與前聖而
駢美蓋彤歌詠昭示來今恭惟 主上殿下惟一惟精善繼善述道洽
政治霽然德澤之旁霑禮備樂和煥乎文物之極著念惟歌詩之作屬
茲隆泰之期臣等俱以雕篆之才濫叨文翰之任謹採民俗之稱頌敢
擬朝廟之樂歌爰自穆祖肇基之時逮至 太宗潛邸之日允諸事
蹟之奇偉搜摭無遺與夫王業之艱難敷陳悉備證諸古事歌用國言
仍繫之詩以解其語盡天地尊日月雖未極其於容勒金石被管絃小
有揚於光烈倘加省納遂許頒行傳諸子傳諸孫知大業之不易用之
卿用之國至永世而難忘所撰歌詩摭一百二十五章謹繕寫裝潢隨

箋以聞命刊板以行○已酉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日本呼子殿獻土物
恭賜綿布一百匹正布一百四十四匹黑麻布白苧布各五匹席二十張
松子一百五十觔從之○庚戌忠清道請口食七萬石從之○是日夜
東平館大內殿使送倭和知羅多羅及望古時羅等踰牆而出監護官
孫繼祖捕詰之表阿時羅持杖執繼祖衣衿辱之下政府禮曹議之囚
于義禁府時向化倭表思溫招致和知羅多羅于其家媒良女富貴以
奸之又將倭人金潛換銀以給至是事覺并囚思溫等于獄鞠之○辛
亥世子朝移御所○壬子禮曹判書金宗瑞啓尹仁甫言前日所囚倭
先越牆者見囚次越牆者及執監護官衣者詎以他倭代囚 上曰何
以處之宗瑞曰異土之人勢難鞫問鞠而終不得情則反有愧於國家
拘國累日特命放之曰其非正犯者當推作罪者以懲然國家見汝大內
殿置而勿問右承旨黃守身等啓前此倭人以貿易小事犯夜成群
亂許禮曹今又如此漸可畏也請更囚正犯者下政府議之政府啓請
釋代囚者囚正犯者鞠之定罪然後赦之與否聖裁施行則彼知我國
之恩威矣即令尹仁甫放代囚者囚正犯者鞠之後四日令放之曰以
汝之罪固當痛懲見汝大內殿置而不問○刑曹啓忠清道沔川囚尹

仲夫歐罵其母黃海道海州囚強盜李莫同等三人依律處斬從之○
癸丑除誕日賀禮百官進表裏鞍馬諸道進箋○傳旨吏兵曹去年冬
已立文武科散官之法立法前登科者亦依其法追授散官○議政府
據戶曹呈啓慶尚道監司柳守剛今請賑貸宜給口食十一萬石穀種
十七萬石但不早布置節近芒種乃請乞令彼司推効從之○甲寅知
中樞院事李澄石上書曰臣子之道惟忠惟孝然遂志爲難臣近再爲
慶尚邊帥公暇往省老父如在其側今臣弟澄玉又爲處置使兄弟
二人一出入不替老父之養以遂臣子之職 上恩至矣然臣父年今
九十四歲澄玉雖數往見不廢孝養微臣向親之心自各有分乞令解
職歸養 上曰今卿所言甚合於理國家倚卿等如干城不可使就閑
地然義難沮之權從其請澄石出身武舉射御絕倫爲人在安貪婪廣
植田園占良民使之如奴隸資產富饒性吝嗇計較錙銖○命議政府
禮曹議倭人互市物價領議政黃喜左議政申際判書金宗瑞右叅贊
鄭麟趾叅判尹炯曰諸島興利倭人賫來銅鐵丹木等輸轉艱重之物
分半留浦貿易唯日本國王使臣及大內使送客人已令盡數輸京留
易矣以一物而公私貿易價有高下有違大體自今開諭倭人酌定物

價彼此適中公私如一右議政河演曰六典膳錄客人持來物件除市
准從自願貿易蓋強令定價則恐生忿爭也其私貿易一遵膳錄公貿
易則日本國使及大內客人外諸島客人之物既已留浦公私貿易矣
今後輸京之物除不得已藥材及切要之物外毋令公貿易且今以公
貿易稱爲私貿易欲使彼不知然彼已知其故甚非正大之體若上項
藥材等貿易則必顯言公貿易彼若爭其價之高下乃曰官吏依舊式
貿易何敢毫釐加減哉分明開論則必無因利忿爭之患國家撫綏之
義亦無缺矣 上從喜等議○承政院啓內醫院醫員因諸處家病互
相入番院中公務不得專後御藥諸事或致差誤曾令醫員二人定爲
藥色除他務專掌其事然有緩急亦令分遣弊復如前請加置別坐二
亭擇朝官勿論時散差任與藥色醫員專掌御藥諸事及院中公務從
之○乙卯還御衍禧宮賜孝寧大君補鞍馬又賜喜雨亭旁近居民十
五戶米各一石○慶尚道監司啓寧海府治南一百二十步許山麓地
燒始于丙辰二月至壬戌三月而滅長二百七十尺草木不生今二月
初六日野火迎燒地燒復發長八尺廣四尺火焰熾盛晝則青烟夜則
火光臭同石硫黃雖雨不滅掘而視之土皆赤色乃下諭書曰地燒之

處石硫黃出焉卿其無弊深摭審視以啓○命慶昌府少尹李承門監
造壽器于長生殿○丙辰日暈○世子還京城○領議政黃喜左議政申
榮右議政河演左叅贊李叔時右叅贊鄭麟趾來問安 上曰近患
泄利今已平復仍曰我 太祖置添設職 太宗立檢校職予亦立致仕
職而罷之今又立影職以此而觀虛職之設不可無也予聞 皇帝行
幸則步兵隨駕後者多在 我國則無之軍器監別軍本爲火砲而設然
役於他事且多孱劣老弱者予欲揀年少壯勇者百餘人別稱其號多
設影職適兒自九品至五品而去官常習火砲行幸則侍衛駕後如此
不必加設祿科而軍額實矣予又思之人必不樂其影職六品以下則
授影職至去官除實職五品何如若立此法則屬之兵曹乎軍器監乎
且今番直關內乎喜等皆曰 屢軍器監輪番侍衛至番休之日常
習火砲于本監六品以下則授影職至去官授實職爲便召兵曹判書安
崇善叅判成念祖曰其試取之目具草以啓○中樞院副使馬邊者以
母病辭職不允賜藥給傳以遣○傳旨承政院以四品以上散官授西
班五品以下行職者許令肅拜○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全羅道咸平縣
海際串置牧場之後無監牧官請以咸平縣監兼之以前咸平縣監所

垂維州知島監牧官羅州判官兼差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全羅道木浦距長山島水路只九十里南挑浦則孤單正當賊路距長山島水路百五十里往來甚難長山島監牧官請依舊以木浦千戶兼之南挑浦萬戶勿兼監牧官專任防禦從之○戊午日暈○世子朝行禧宮還京城○司諫院啓今以濟州判官朴誡授司憲監察悌誠往者監役鍾樓濫用材木鐵物方被推劾遇赦得免犯賊之人不可拜臺官上曰其時推劾罪狀未白且經赦宥又爲守令雖拜監察何害姑令改差然不可以此而終不得爲監察○議政府據戶曹呈啓黃海道口食三千石豆種二萬八千六百八十石題給從之○己未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對馬島宗貞盛使送光軌等十人肅拜兀良哈都萬戶浪卜兒罕拜辭每月初一十六非世子受朝之日也今值十六日爲倭野人特令受朝作昭信之寶以黃金鑄之重百二十五兩敦寧府注簿姜希顏書篆大護軍趙完璧監造○世子朝行禧宮議政府右贊成權躔卒躔字仲義初名蹈贊成事近之子也初以功臣子補敬承府注簿累遷司憲監察忤臺長罷甲午秋擢親試第一拜司諫院右獻納遷兵曹正郎藝文應教丙申拜成均司藝戊戌太宗封世子躔以

議政府舍人改為典祀少尹世子左文學明年拜司憲執義從謝恩使
敬寧君祔為書狀官如京師還拜承政院同副代言陞左代言癸卯丁
母憂服闋除集賢殿副提學俄拜禮曹參判夏轉司憲府大司憲冬出
為咸吉道都觀察使以事貶鎮川明年召還為平安道都觀察使踰
手病免庚戌拜慶昌府尹以事貶白川壬子春為京畿都觀察使秋以
疾辭癸丑春復拜禮曹參判乙卯拜吏曹判書自是典文翰丁巳命修
高麗史移禮曹判書戊午副計稟使惠寧君証如京師奉勅還賜土田
臧獲遷藝文大提學中樞院使己未冬以事貶原州踰月召還命以散
秩仍修高麗史庚申春同知中樞院事陞院使癸亥拜議政府左叅贊
兼判使曹事乙丑進右贊成三月患瘡 上命醫就第以供藥餌又日
遣內醫問疾及疾篤特爵長子摯超一級卒年五十九輟朝市二日官
庀葬事謚文景博聞多見文由義而濟景踉聰明博學善談論喜言時
事然惑於妓妾待妻子甚薄家道不正世以此少之其女嘗與妾有忤
踉蹴之而死後以史事除名子摯摯攀摩摯摯○庚申穩城民徐德春
妻一產三男賜米豆七石○癸亥地震○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全羅道
豆種八萬石江原道口食一萬三千石題給從之○甲子遣通憲大夫

李登奉安 太祖晬容于平壤府永崇殿開城府穆清殿○永興大君
琰娶行通禮門判官宋復元之女 上寵愛大君允諸資送異於諸子
者不可勝記○傳旨宗簿寺今後宗親物故則職銜及族屬親踈具錄
即日報禮曹以爲恒式○初漢城判官朴裕問死其妻宋氏不哀舅知不
能守節謂宋父曰吾子不幸無嗣更嫁之父不聽時宋年四十隨其父
居礪山郡忽一日至京處裕問家日夜冶容自媒于敦寧李明晨聞其
老拒之更約知郡事朴希成未定期希成過家前女奴以告宋見之曰
貌似裕問遂嫁之未幾希成亦死父兄嫉之宋不得歸父家○乙丑議
政府據戶曹呈啓咸吉道新息站本自凋弊今以土著站吏李策等三
人移屬咸關嶺下新站請仍舊還屬新息且新站唯以二三戶不能供役
今李蒙寵等六戶將屬五鎮各站而未行願將蒙寵等六戶屬于新站
依濟仁終浦站例推刷附近各官補充軍各司奴子九戶家屬又刷旁边
逃亡入居人地田以爲位田號曰咸原站且德山站土地瘠薄人吏不得
安業請移于咸興水田平之地依上項例加屬九戶給田完恤從
之○司憲府啓僧寺婦女往來之禁已有著令然開慶檜巖大慈庵
等寺竊聞有婦女往來請遣吏禁之 上曰 祖宗所創寺社臺吏往

來則僧徒不能安心修禪勿遣吏但依舊例舉覈○丙寅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九屬受田牌者但據受田者狀告錄籍以此多有隱漏或物故侍丁等雜故亦不及知各牌直宿及春秋點考時憑考爲難今後依軍案例每三年一次戶曹具錄受田人姓名及雜故移關本曹明白成籍從之○議政府據漢城府呈啓盜賊禁防條件至爲詳密然或隱於城內空家及幽僻處或雜處閭閻之間由是被賊之家無日無之府及刑曹每當衙日令各坊管領及隣里人等捕告然畏其讎嫌知而不告盜賊日興益無忌憚竊籍甲寅二月司憲府受教內牛馬宰殺荒唐人戶無時搜探乞依此例凡盜賊隱接可疑處亦并搜探捕捉從之○前守奉常寺尹金文起遭繼母喪在沃川咸吉道都節制使朴從愚薦以爲都鎮撫文起上書曰臣母早歿年方十三育於繼母恩義至重臣以獨子不願喪事遠赴還方實爲痛悶况臣本勞弱不閑武事乞迺臣任不允○丁卯議政府據戶曹呈啓開城府豆種二千七百九十六石全羅道口食二萬石題給從之○戊辰日暈○以趙石崗爲中樞院副使朴仲林兵曹參議盧仲禮僉知中樞院事重禮以名醫至判典醫監事近上稍違豫治療有効特拜堂上官世子賜段衣一頰永興大君夫人之

兄宋孩壽以自身超拜典廐副丞宋氏之門恩賚特厚○己巳日暈○
司憲府啓今爲大夫人安氏與廣平平原兩大君誦經於清溪寺此雖
小事恐下民則効請罷之 上曰予屢經大患設此小事未爲害也遂
不允○諭諸道監司求聖濟摠錄○庚午日暈兩珥○傳旨司憲府私
奴一丁所告牙山縣監吳舜民不能救荒且濫用豆種四百石其遣監
察推劾允有司得一事則專尚苛察不顧大體以致騷擾其傳旨外事
毋得強鞫○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今當農月累日不雨誠爲可慮請修
溝壑淨阡陌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從之○議政府據吏曹呈
啓內侍院與內侍府名號相同請改內侍院爲內直院從之○議政府
據戶曹呈啓平安道口食一萬石題給從之○辛未左議政申槩右議
政河演禮曹判書金宗瑞左叅贊李叔時來問安 上曰予之宿疾日
增既不受朝又不見隣國客人常處深宮九大小公事使宦寺傳命事
多錯誤且一應庶務勉強親斷恐生他證欲禪位世子予則願養只斷
軍國重事槩等泣曰 殿下雖有宿疾春秋鼎盛雖使宦寺傳命皆以
文書啓達或命東宮大君出議事無差誤以此治國何不可之有亟收
是命 上強之槩等固請 上曰姑從卿等之請○壬申傳旨承政院

九人之瘡由陽氣壅塞也若呪之使陰氣入內陰陽相和則或有痊愈者予散瘡召一呪盲治之今日小愈縱非因此而得痊愈然頼呪得活者有之其賜盲衣一襲米二石○癸酉平安道雨雪損禾稼○京畿安城郡地震○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平安道定寧縣今從江邊乞依兩界沿邊各官例陞爲郡從之○五月甲戌朔唐夢賢賫勅回自京師命世子率議政府中樞院六曹臺諫宗親駙馬及其餘各司一員迎于洪濟院至時御所帳殿行禮如儀勅曰王爲國藩屏世守東陲奉職攄誠益勤靡懈肆朝廷嘉善重賢禮遇優加所謂德厚者寵榮王其有焉曩者賊倭出沒爲盜涉掠王境王已生擒賊徒時刺沙也門等解來今復獲其餘黨沙彌歹刺遣陪臣唐夢賢解送至京益見王忠誠衛國之心彌久彌篤良用嘉悅茲使臣回特賜勅用致褒美之意然蠢爾倭寇憑負海島鼠竊狗偷罔有悛心王宜嚴守備以保生民若復寇邊朝廷命守備官勦滅之或復侵軼王境王宜調遣將臣擣其巢穴盡俘其類用寧邊患則王之功烈將匹休於古之賢藩而垂令譽於無窮矣王其欽承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黃海道口食一萬五千石京城都底十里人民口食六百石題給從之○追贈判漢城府事權專爲議政府左議政○召領議

政黃喜右議政河演禮曹判書金宗瑞左叅贊李叔時右叅贊鄭麟趾
命首陽大君世祖諱都承旨李承孫傳旨曰向者予欲禪位世子閑居養病
卿等泣請不已勉從之然反覆思之煩碎庶務一皆親斷則必生他證
予甚慮焉今欲軍國重事外一應庶務令世子代治喜等曰此雖非
內禪之比然政出於二後世以爲何上曰卿等不知予病如此固請
比來眼暗氣耗若強作弱軀親決庶務則必不延生肆欲投閑養身儻
延一二年得在人世豈不多幸允新立條章及用人調兵等大事予乃
治之其餘庶務令世子代治是予汲汲保身之意也卿等何不料予病
而強說乎喜等不得已啓曰姑依上旨施行○乙亥賜成吉道都節
節制使朴從愚鞍馬弓矢衣一襲笠靴都鎮撫金文起衣一襲弓矢命
左承旨抑義孫俱勸肉遣之○丁丑日暈○忠清道地震○賜判中樞
院事趙末生衣一襲○司憲府啓今聞大事外庶務皆令東宮斷決自古
世子侍側而然決則有之矣未聞有獨決之事也臣等不勝驚駭請停
是舉上曰已與大臣議定不允諫院亦請之不得○諭成吉道都節
制使朴從愚曰聞童羅松介潛逃之計議于政府禮曹黃喜河演金宗
瑞李叔時鄭麟趾議云童羅松介潛謀逃往之言出自童千古千古

與羅松介有宿嫌未可盡信然羅松介本是犷悍之人其心難測萬一逃往上國構扇浮言則非細故也宜令都節制使諭之曰汝兼司僕近侍之任且帶上護軍朝官不可久在於外且賜暇之限已盡何不還京如此開諭催督上送其妻子率來與否聽從其願若固執不來勒令縛送申槩議云以傳旨諭之曰汝久不來京欲問邊境事變宜速上來則必聞命惶恐速來矣皇甫仁議云北界人心雖已安靜尚有疑貳者若勒令縛送則人心浮動似爲未便宜令曲盡開諭以送予惟羅松介於九察未逃之前來居內地及九察之逃不隨而去仍居納款其意可賞予乃授以高官錫以臧獲雖有所犯輒宥之欲其保全也卿將上項諸臣之議逃竄之狀更加聞見反覆開說速令上京若或不從姑除械繫勒令督送如又固拒有不得已之勢縛送之○傳旨承政院比年畜積日減其故何也都承旨李承孫曰近來旱乾相因年穀不登畜積少而國家之調度不減也且累年還上未納及前秋稻種回換倉廩幾竭今當盛農累月不雨亦可慮也請減各司宣飯上曰當議于戶曹酌量以減○戊寅世子代行端午祭于文昭殿朝衍禧宮○議政府六曹詣時御所啓今令詹事院申事于東宮有違大體請大小公事皆以啓

目啓本呈承政院令承旨大事則啓送小事則申東宮若是則政出於
一庶合於義不允政府六曹固請者數四 上曰卿等極言其弊予將
使承政院申事于世子○己卯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一歧州使送祥
存等三人對馬州使送都時羅等來朝○禱雨于北郊○教議政府曰
近來有疾萬機之繁未能專治其調攝痊愈間允除授科田折給祭享
及災祥應接他國別例事調發軍兵及邊警大小刑獄大興土木事一
應新立條章外其餘庶務皆令世子斷決未盡事目詳定以聞○司直
李希宗妻 恭靖大王後宮出也希宗惑官妓一枝花盡以家產與之
不顧妻子下義禁府鞠之收告身謂政府曰希宗妻子之從妹也不忍
視其飢餓欲准希宗祿分春秋兩等以賜何如領議政黃喜等曰每春
秋准祿科給俸不可也宜限一二年或賜十五石二十石待其子年長
授職給祿以養其母傳旨戶曹希宗妻限其子受職每歲春秋賜米豆
二十石○賜平安道都節制使金自雍妻葬用棺槨及米豆十五石○
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往年秋旱今年亦旱將來可慮古者遇旱毋舉土
功又師氏弛其兵又左右布而不修依此制停京外大小役事及不緊
獄訟降香祝于松嶽開城德積三聖紺嶽摩利山等處祈禱且各道祀

典所載外靈驗山川亦令所在官致祭祈禱又令各道人民聚祈里社
京中大小各戶焚香祈禱三日而止又古制祭祀不懸乞客人宴享樂
陳而不作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諸陵室看守人舊稱守護軍今
以西班五品陞授護軍者謂之守護軍非惟當時稱號相雜後世名實
難辨請以諸陵室守護軍改稱守陵軍從之○以旱密傘扇闕內不用
酒○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東平北平兩館倭野人支待米豆酒肉等物
令該司奴婢受而供辦黃綠盜用以致供億虛疎有違國家厚待遠人
之意乞依中朝體例上項米豆酒肉等物五日一次給付客使許令任
意以食從之○庚辰日暈○世子觀射于慕華館朝衍禧宮○以旱沉
虎頭于漢江揚津朴淵等處○傳旨禮曹諸道進膳除文昭殿外姑
令勿獻政府六曹啓前此失農諸道已除進膳唯慶尚全羅咸吉道許
進土產所進不過脯醢而已脯醢則已會備辦何繫於民况近 上體
違和不宜除之且去年之旱至六月之終乃除進膳今旱曠未甚而遽
停之請收是命以副臣等之望 上曰今年之旱甚於去歲况當此時
農民之力不可一日廢也所進之物皆出民力轉輸之弊亦妨農功予
之饌膳何暇計焉勿復煩請○辛巳巷市○壬午聚巫僧徒蜥蜴祈雨

○諭慶尚道監司聞道內蔚山郡東北有鐵滿山或因雨水自生或掘取吹鍊則或成水鐵或成正鐵其間有塊紅赤埋者有意必可鍊爲銅也卿其詳備訪問以啓○命護軍張孟昌欲煮焰焔令承政院議其節目政院啓今以旱省費復舉此事恐未可也請待來秋 上曰昔有一人被虜於倭問煮焰焔之術極慘酷其人得還曰若知方術不堪其苦今遣朝臣煮取于全羅慶尚道唯事酒色委諸工匠工匠就人廬舍費以此地可以煮焰焔因以受人貨賂民多苦之昔議政許稠以爲煮焰焔之處近於倭島恐洩其術宜當慎密今倭人欲學其術久矣嘗虜唐人始解火炮之術曩李藝之往日本以火炮迎之然火氣不猛請焰焔于藝答以無今焰焔匠本賤隸若誘以利必教其術况焰焔之藥皆出於彼若學之是不可之大者又外方所煮費力多而所出反少肆予於京中暫試煮之水潦若降必不能爲欲及其旱姑試耳非欲永爲也使於外司恐爲倭人所知欲於內司僕爲之毋別定監役以內豎掌之使兵房承旨監督僉曰令聞 聖教備知其故於內司僕秘密爲之便從之其所煮比前倍獲上喜別置局于內司僕之南名曰司礪局命宦官掌其事○癸未傳旨承政院予今年再經憂違避居于此思欲小

怡又當農月旱災太甚予心是惕九事務欲簡便若衛士之數本少不可更減其侍從雜人擬議減省以副予憂旱之意○甲申禱雨于社稷及昭格殿○傳旨承政院比年以來水旱相仍年穀不登予心是慮今年旱災太甚實予否德所致思欲修政弭災固知施爲欲大有境內以布寬息然赦者君子之不幸小人之所幸近以水旱屢降赦宥今又大赦則實有乖於天道禍善禍淫之意也欲放徒流以下之罪然唐太宗之放囚識者機之作罪而至徒流則罪之重者也每遇災輒赦則國家懲惡不嚴而被徒流之罪者亦有僥倖覬覦之志矣欲盡發倉粟以賑然國家儲畜有限安能盡施於四方窮民乎欲減諸道積年義倉之貸然如此則倉廩竭而無豐斂凶散之法矣上項四事難以行焉但常赦所不原外徒流以下之罪保放推考且大小臣僚告身收奪者議罪之輕重日月久近思欲還給遂下教曰今當農月雨澤愆期慮有滯獄不無愁怨兩澤浹洽間常赦所不原外一應雜犯徒以下囚人保放推考若常赦所不原內證佐人及連累致罪徒以下囚人亦令保放推考又給李正寧等百數十人告身○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去年旱荒賑貸儲畜殆盡今又不雨播種失宜賑恤飢民及國家用度將爲不足誠可慮

也乞各處供費之數量宜減省以待豐年從之○乙酉行風雲雷雨雪
耗三角木覓祈兩祭○議政府啓今世子裁決庶務命令稱徹旨諸司
申達之文稱申本申目皆呈承政院承旨出納申達其暑銜申本則知某曹
事俱銜申目則只稱知某曹事承旨並不稱臣其申本申目行移之事承政
院每朔望抄錄啓聞從之○京畿水原安山等處住副正崔義等一千二十四
人上言曰甲子之旱甚於丙辰百穀盡燹民生可慮監司許詡巡視閭閻賑
窮賙乏選舉有識人差爲賑恤官救恤之事曲盡布置米豆鹽醬賑恤官計
日均給匹夫匹婦咸得其賜以免飢饉且備藥材及救荒雜物誠心
救療他道米穀無弊漕轉分積各官附近之地使民朝夕受出以免往
來之勞夙夜匪懈宣布 聖德使民得所今適期日逼恐失父母乞限
明年兩麥成熟間勿適俾我黎庶永登生生之域不允去歲京畿旱荒
詡展心力賑恤不懈纖徭畢舉民得以蘇○丙戌京畿都觀察使許詡
以母病辭職 上曰京畿密邇定省無難且有母弟不允○承政院啓
近日憂旱不進酒臣等謂古制有減膳而無徹膳且服藥不可以無酒
請進香醞不允○丁亥世子還京城○議政府禮曹啓今宗貞盛遣頓
沙文請加船數二十又請大藏經船數今若輕許則今年一請明年

又請又明年又請其請無窮且持破船而來輒請修治支持之弊甚多
大藏經則收拾成秩以塞其請其喜必倍於船數之加矣 上從之令
禮曹致書曰所諭船數國家酌量永遠支持之宜一歲船數已定五十
足下亦依此數行之有年况足下先父歲送船不過一二所乘者止五
六人曾定船數已多不宜更請大藏經一部就付回人○己丑世子受
朝參于繼照堂朝燕禧宮○禱雨于 宗廟○傳旨戶曹宗親不在禮
葬之限者正從三品給石灰四十石四品以下三十石○議政府據戶
曹呈啓平安道木麥種一萬石題給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平安
道熙川囚朴丁妄告甲山新地胥動浮言驚駭人心欺罔國家罪固不
小而又逃亡累年乃獲其惡莫甚乞致義禁府推鞠從之○庚寅世子
始決庶務○辛卯世子還京城○禱雨于昭格殿○壬辰雨○平安咸吉
道都體察使皇甫仁啓義州道水營宣沙浦距海門遙隔請移于西洛
浦平壤道水營虎島亦遠於海門移于廣梁浦且海門候望之所或縮
入不得通望或相距遙隔烟火砲聲不得相應臣今更審定布置乞於
今秋令其官高萊烟臺使卒五人守之從之○癸巳雨○世子朝衍
禧宮○甲午雨○議政府啓今雨澤已足請進酒許之○乙未世子

還京城○傳旨禮曹我國醫負未能精知醫術診候人病不考方書妄以己意輒稱無害以傷人命自今診候務慎勿輕言無害詳考方書以謹治療○放還高得宗○戊戌大雨震京畿民二人○世子出慕華館欲討銃筒軍令步甲士近仗防牌六十及自募人走三百步又囊沙百五十斤舉而趨五十步能者八人各賜環刀遂朝何禧宮○召左贊成皇甫仁謂曰吏曹以新除監察李處義爲芳幹之婿也請改差芳幹在太宗時不削屬籍但付處遠方耳在予之時乃削屬籍且其友婿朴敬武等皆已叙用處義雖拜監祭何害又曰京畿監司許詡啓曩者京畿防禦不緊革處置使仍設左右道僉節制使僉節制使各守其鎮不能巡行考察防禦諸事或致踈虞請復處置使且江華海門要害之地須要人民繁盛故前朝抄下三道海邊船上慣熟人民以實之今者設三牧場人民所居之地編小請罷牧場然予聞江華地潤草茂牧場不可盡罷詡又請京畿海邊作鎮築城以備不虞卿將上項事意與本府共議以啓政府啓芳幹之罪關係匪輕處義不宜爲監察京畿既置左右道僉節制使巡行諸浦考察守禦之具處置使不必復立其設鎮築城京畿密邇京城若有邊警可及機應變亦不必爲也江華牧場則

存其一處以爲牧馬之場罷二場以廣民居從之牧場令兵曹更議○
義禁府啓倭人和知羅多羅所奸良女富貴律當斬命減一等○已亥
議政府啓 上體未寧常行公事令本府直決今東宮斷決庶務請
皆申達施行從之又啓雨澤已洽請許諸道進上不允曰自七月以後則
不待請而許之矣○刑曹啓慶尚道慶山囚強盜李吉等三人依律處
斬義禁府啓內醫院御藥竊盜仲和等二人罪當斬皆從之○庚子司
諫院啓高得宗奉使無狀宜置重典蒙恩付處得保性命尋許外方從
便今又放還無以鑑後乞收是命 上曰得宗實無原情不允○辛丑
司僕寺提調李思險等上書曰馬政軍國重事不可忽也在昔成周設
司馬以掌馬政置司牧以治牧地漢人三十六所之苑養馬之官與夫
太僕之職無非重此政也至唐貞觀中馬之蕃息七十餘萬而開元之
間增至百餘萬究厥所由得其人以爲掌馬之官時其水草以蕃其息
謹其出入以節其用之致然今我國家旣設牧場又置監牧亦於春秋
分遣朝臣點其虛實其於馬政可謂勤矣然濟州一島號稱蕃息其數
止於九千七百九十二匹諸道蕃息雖曰多矣止於二萬二千四百六
匹而每歲散於民間者未滿千數得乘良馬者鮮少兩况進獻別馬土

馬種馬歲常貢尤不可不備議者曰牧場多矣馬亦蕃矣何必徙民築場妨農困民臣等以爲諸道牧場之多者不過千餘匹其餘謹數百匹而地窄草盡築場移放之弊無歲無之牧場之數雖衆而實非多矣以臣等所見忠清道泰安慶尚道巨濟居民鮮少土地閑廣水草俱足虎豹所無築場功省依濟州例聽民仍耕私自築場以爲牧場則泰安可放萬餘匹巨濟可放七千餘匹若曰泰安防禦之所不宜革除則泰安瑞山相距一息併合爲一兩存其獮吏無革罷之怨民無移徙之弊兵力益強永作巨鎮其牧馬之利擬於濟州實爲便益臣等職掌牧馬允有利於馬政豈宜含默姑以管見仰達 天聰伏望 聖裁差遣大臣以觀便否下兵曹擬議○慶尚道都節制使崔淑孫進白鵲禮曹判書金宗瑞與入直堂上官賀曰前者甘露降於廣州今入白鵲見於慶尚祥瑞屢見是以陳賀 上曰甘露於方書有常飲之文不足爲祥若白鵲則考之中原天下皆以爲賀然此白鵲何足爲瑞予聞賀言頗有赧色卿等慎勿復言毋使京中大臣知而來賀○賜忠清道德山住百歲老人李思敏米及酒肉○六月癸卯朔世子還京城○賜右議政河演几杖演上箋謝○刑曹啓忠清道恩津囚強盜張守等三人江原道

春川因強盜上佐等依律處斬從之○乙巳日暈○世子出光化門令甲士防牌近仗等三百六十餘人走二百五十步又兩手各持囊沙五十斤行百步欲試銃筒軍也○世子朝衍禧宮○丁未世子還京城○戊申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前此別侍衛甲士試取時令漢城府或考奴婢有無或考資產貧富揀選之法至矣然近年軍士馬匹點考之際或借或瘦以此得罪者多是必奴婢資產未能精考也自今取才入格後馬匹點考時兵曹更考奴婢文卷可備騎卜馬者充差若大小人負借騎內禁別侍衛甲士等烙印馬匹者父子外與者借者並移刑曹論罪沒入其馬從之○己酉前縣監張孝生空臣家簷下有小雀來巢俗猶楮雀生雛大如山鳩臣異之以繩繫之使不得飛去上使宦者金龍往觀之又謂承政院曰歲丁巳有人告外書雲觀地鳴如吼隣家鵝鴨聞之皆應鳴時予欲講武意謂不祥使首陽安平往察之乃鷦鷯群聚亂鳴而人誤聽也三國史有氣如烟咸以爲瑞其中一人指爲蚊蟲乃反以言蚊蟲者爲妄近興天寺有妖氛皆曰瑞氣至有言佛放光舉國競趨又命首陽往觀之乃蚊蟲聚飛將旱之做而人見誤也又我國人嘗如京見葵在天子左右問從何來答曰

彼鷲鳥所生來自西方及觀遠史鷲生大犬獻于天子立侍左右予以
為疑近中朝使陳立來問之立曰豈有鷲生犬之理必鷲取犬欲飼其
雛而犬幸生也又文孝宗啓三角山有小雀生大鳥成達生亦言鷓鴣
生鷓鴣子意此雛或他鳥之卵而楮雀育之或此人取他雛指為楮雀雛
也皆未可知其母雀來鳴哺養之節成巢生卵之由便注書審視之尋又
傳旨曰臨瀛嘗畜一楮雀生雛今使金龍見之乃與所見同楮雀生
大雛其常也不足為瑞仍命上林苑哺養放之注書李誠長還啓以臣
所見定非他鳥所生○庚戌世子朝衍禧宮○申明闕內禁火之法○
辛亥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諸島商船格倭無定數故對馬島竊詐倭人
欲受過海糧寄他道商船冒稱格倭而來者間或有之今後格倭日本
國使臣及大內殿使送船依前例不拘其數其餘諸島商船依對馬島
格倭例大船定四十人中船三十人小船二十人計口給料以除無名之
費從之○壬子日暈○世子引見左贊成皇甫仁都承旨李承孫傳
上教曰以特旨別例加資者自其後更待三十朔加資則殊無特旨
加資之意通計特旨前朔數加資何如且革濟州左右都知管何如仁
等曰特旨前朔數通計上教兄當濟州都知管所管戶數甚多使之如

奴隸後漸推刷移屬軍籍今所存者少宜悉屬于軍革都知管之
上曰政府僉議以啓○議政府據吏曹呈啓軍器監提調三其一例以
兵曹參判爲之然兵曹事務煩劇不得任于軍器監且雖非提調兵曹
本管軍器之事請革參判提調又軍器提調之數至三比他爲多永罷
其一從之○癸丑世子還京城○刑曹啓典獄囚強盜金乙生等五
人依律處斬從之○忠清道清州住李云德等三人進石鍾亂各賜
衣一領○甲寅論江原道監司內贍寺令史金滿告襄陽府人金延奇
嘗言東距府海路百餘里之地有羨島今更詳問延奇等備悉以聞○
乙卯賜軍器監火砲匠藥匠助役奴子米布有差○史官始入書筵○
丙辰世子朝衍禧宮○刑曹啓忠清道清風囚強盜黃上佐等三人依
律處斬從之○傳旨承政院朝官若有差任出使者各其司謀欲改
差呈手本于承政院煩瀆啓達甚爲未便今後各告該曹該曹分揀啓
達以爲恒式凡各司論弊之事亦依此例○丁巳以李正寧李統尹延
命並爲奉憲大夫韓確吏曹判書朴安臣藝文大提學李承孫吏曹參
判閔伸同知中樞院事尹敬中樞院副使尹得洪中樞院副使崔士儀
仁壽府尹李審兵曹參義柳義孫承政院都承旨朴仲林右承旨李墜

趙貫並念知中樞院事任孝明司憲掌令 上謂承孫曰予欲俾卿以
任侯舌然卿母年老承旨務劇未得晨夕奉養今拜此職宜速帶金往
見卿母承孫不念養待之隆多納賄物識者譏之確以妹之故宣授少
卿遂見知於 上歷監司兵曹今拜吏曹然銓選任重確短於學問且
昧大體朝議不愜○論諸道監司火砲禦邊制敵之器本國銅鐵不產
由是火砲不多今欲加鑄道內各官破銅器及廢亡寺社銅器無遺計
數以聞○戊午傳旨承政院近年中外盜賊興行許令軍士陳告捕捉
軍士侵擾閭里以致騷動或傷人命今後開論率領鎮撫禁止○已未
京畿監司啓道內各官飢民賑恤品官有勞者元有職加一資白身
從九品並以散官除授以勸後人從之○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平安咸
吉道士官五品准朝官六品以此遞降雖是土官不可猥濫除授依朝
官例用行守之法從之○諭咸吉道都節制使今啓幹朶里劉農介挈
家逃移欲問於保授人及隣里若強詰保授人及隣里則非徒無益見
留者亦且動搖卿宜諭見留者曰 皇帝遣使問汝等去留情願皆曰
願留國家從汝之情特加撫卹汝雖夷狄亦人耳何故不從 帝命背
國厚息數數潛逃乎借曰不知汝等隣里保受安有不知之理乎自今

以後汝欲移歸第明言之國家必不禁汝如此開論且考前後行移禁防條件益加禁防近來移逃者相繼必是禁防踈闊所致會寧節制使高嶺萬戶嚴加詰責又自今思所以撫綏禁防兼全之道毋使逃移○庚申 上聞刑曹判書辛引孫得病遭母喪賜魚肉仍賜書曰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不重也然卿年今老矣加以嬰疾羸億倍昔不可素食况禮經有云五十以上血氣既衰素食不能下咽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助其滋味疾止亦當復初此聖人所以無以死傷生之意也卿若固執小節猶食素殮則哀痛之際宿疾彌深不克襄事亦未可知然則父母地下之靈寧不有憾人主眷念之心其肯安乎宜從權制強殮肉汁脯醢以副予意○辛酉世子還京城○傳旨議政府領議政黃喜年過八十政府事繁慮恐勞神未暇怡養今後傳教議得公事及本府合坐日外常行庭務其勿以煩○吏曹報議政府知印金礪志等上言前此政府六曹無時別薦知印去官自立行守之法遂革別薦然錄事知印同是政府衙前六房錄事則越一都目受遞兒職八年內去官獨知印以多年前銜早暮奔走至八九年始受遞兒七八品之職三十人若依例都目去官則至十五年猶未去官各自痛憫伏望或加給都目或

依參外十五朔加資例七品受職後薦狀去官以暢小臣鬱抑之情本
 曹參詳成衆去官之法均直茶房各一百人一年四人議政府錄事七
 十四人一年三人並二十五年然後去官中樞院錄事九十三人一年
 三人歷三十一年去官六曹錄事中樞院六房錄事并二十五人一年
 二人歷十三年去官議政府六房承發案牘錄事并八人一年一人歷
 八年去官如此勞逸分揀都目定限去官已曾立法今知印等別無艱
 苦三十人內一年二人去官至十五年呈都目亦云足矣今乃希望官
 爵亂雜上言甚為不當政府啓雖分勞逸以定都目然知印則非內直
 茶房中樞院錄事之例元數三十人內六曹各三人府十人本房二人
 非准常時早暮勤仕無時承差奔馳艱苦倍他故前此分揀差年功勞
 薦狀去官自立行守之法以從七品越一資去官未便遂罷薦狀然以
 前銜艱苦從仕且其差年十年以上啓功郎三十朔已滿者依他參外
 例計之拜參月數已滿又十年從仕者雖去官亦未為太早請自今
 差年十年以上啓郎功三十朔已滿人內有勤勞可薦者或越二年或
 越一年本府僉議啓聞去官從之○傳旨禮曹予稍解音律當祭時聞
 之或有可笑者凡音樂和而後鬼神享今樂工舞童或為官負丘史或

爲公家使令專不習樂大抵音律雖已知者不習則忘况以初不知者役之他處一朝驅而用之音樂其能和手鬼神其能享乎又齋郎不足則代以別軍甚無謂也其役以使者禮曹量減以丘史率行者憲府推劾議政府據兵曹呈啓濟州雖在海外然已爲郡縣治牧守其鄉中諸事固當依他例京在所專掌糾理而其州族姓稱爲左右都知管至造印信役使良民非徒有違於例民實受弊請革都知管收其印信減其奉足之半縣中諸事依他例京在所考察千戶百戶等職沿邊各官通例請仍其舊奉足亦減其半有闕勿補從之○壬戌傳旨戶曹行同知內侍府事嚴自洽加賜科田二十五結○癸亥世子朝衍禧宮○甲子司憲監察安拓孫路遇壽春君玆翼峴君璉失禮下義禁府鞠之贖杖八十奪職三級○乙丑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各衛節制使及軍士勤慢考察條件磨勘後錄一每歲抄各衛節制使病多者移關憲府推考啓聞例蒙恩宥由是不畏軍令如前托故不以時入直請自今除服制式暇及以病賜暇外其餘雜故每歲抄計其最多者罷職以嚴宿衛一司禁及上大護軍入直巡綽遲緩者初犯論罪再犯罷職一武科入格者鍊才時無故不察出身之後棄其所業有違國家鍊才之意今後托故不來者仕到衙門則削到三十受職者

移關憲府論罪三犯罷黜口傳別坐當叙不叙從之○丙寅震入于洪濟院
平○庚午傳旨兵曹今後世子出入時鎮撫一人隨從考察軍士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八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九

丑

秋七月癸酉以鄭甲孫判漢城府事李堅基藝文館提學尹祥同知中樞院事金允壽中樞院副使金世敏漢城府尹許詡司憲府大司憲韓碩戶曹參議金鉉刑曹參議朴以寧僉知中樞院事下孝敬司諫院左司諫大夫閔仲京畿都觀察使成奉祖忠清道觀察使慎幾全羅道觀察使趙惠蕃海道都觀察使李孟吟咸吉道都觀察使丁良全羅道處置使○甲戌震平安道宣川郡民二人○論諸道監司銅鐵鑄兵器軍國重物我國產出之地非一其數不多吹鍊之術未得其要國用不瞻是可恨也若有告產銅之地及吹鍊之要者量功輕重重者良民則賞職鄉吏免役公私賊隸自願賞給入居抄出未行者即令悉免功輕者隨宜賞給雖所告不實勿罪道內州郡鄉里村落徧令曉諭○遣禮曹佐郎李善老于平安咸吉道求新地初咸興人朴丁言捕鷹甲山郡中江之地誤入一境別有山川自成一局土地沃饒人居可百餘戶其酋卓仁奇王斯達申思敬等挽留數日饋以酒食夜則共守懼遇害乘間逃還國家疑逃賊不逞之徒聚居山谷遣人尋訪未得丁恐抵罪逃至是捕獲下義禁府鞫之丁曰近又往新地而還樹標路上以志之初非

畏罪而逃欲更探虛實以告耳。上謂左贊成皇甫仁禮曹判書金宗瑞曰予即位今二十七年人言見新地者非一而竟未得焉皆是妄也。今此朴丁之言亦妄也然不可聞而置之也且凡人之言若偽則易至差誤此人前後屢問之而新地人名衣服等狀明白言之一無所錯亦似不妄今使善老率軍求之乎先遣數人尋覓而後率軍更入乎仁等曰先遣七八人尋訪詳知而後更議區處。上遣善老率京軍二十五人先往平安道發其道兵數百往求之仍諭善老書曰新地居人倘或有之本非背國不過逃避賦役其罪可赦且屢經赦宥必無治罪之理今遣爾尋之者但慮無賴之徒聚居山谷無倉庫糧餉之備如遇水旱必當餓莩有違體天字民之意彼人不知國家大義驚惑逃竄妄干不順之罪勢所必至予甚憐憫爾到日宣諭予意按堵如舊以待國家之命率其渠魁以來又命世子引見承旨與善老議方略善老曰若到甲山等處登絕頂而相之則人民所居可知世子曰此非以地理之術可求也聞善老之言者多笑之○乙亥司諫院啓慶尚道旱甚未穀不盛監司柳守剛救荒之事不早布置且至今不報禾穀之狀如此之人不宜任使請遞其職。上曰前日政府已請遞之姑遣知印于其道使審

禾稼待其人來更議施行遂命憲府劾之守剛以門蔭累拜華秩不諳
事機及爲監司惑官妓於路上馱載偕行其於救荒之事一不措置○
丙子世子還京城○丁丑議政府據刑曹呈啓三犯竊盜本勿論赦前
後處絞永樂二十年十二月府受教竊盜三犯者須據赦後爲坐自後
竊盜雖至十犯遇赦即免固有悛心盜賊之與日滋月盛竊觀大明律
凡竊盜三犯者絞以曾經刺字爲坐不論赦之前後况律文但云初犯
刺右小臂膊上再犯刺左小臂膊上不言三犯所刺之處則不計赦前後
絞制律本意明矣今後三犯竊盜通計赦前依律處絞從之遂傳旨
刑曹京外被囚未決者及不知新法而犯者不可並置極刑速論中外
京中限今月二十日近道八月初十日遠道八月晦日自此以後犯者
方依此法施行○戊寅世子朝行禧宮○傳旨義禁府持平李繼善詣
行宮啓事步出南門壽春君珖翼峴君璵自西門騎馬過行繼善以爲
辱命啓請避嫌又從後騎馬而還壽春翼峴駐馬路傍不遠之地繼善不
下馬過行甚爲無禮推鞫以啓○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京畿防禦雖非
下三道之比地近海門備禦之事不可不慮國家於要害處列置戰艦
然無統察者萬戶千戶視以爲常事多闕略監司亦因庶務煩冗巡察

之時亦未躬親訓練甚違國家設兵備邊之意請左右道水軍僉節制使擇遣有名望武略者巡行各浦常加考察訓練士卒以嚴守備從之○已卯遣都體察使皇甫仁于咸吉道築行城自鍾城府北肅叢至府南烟臺峯石築二萬四千五百四十尺削土二萬五百尺於沮洳坑塹豎鹿角杙木者三千六百八十尺以里計者九二十八里一百五十一步四尺役其道民一萬四千九百人江原道二千五百人八月十五日起役至九月十五日而止又改築甲山郡惠山石堡圍二千五百八十五尺役其郡民一千人八月初五日起役至九月初四日而止○辛巳傳旨刑曹曾屬問延官奴仁及其妻子之屬都官者雖名在賊案毋得役使茂昌官奴金敬哉除役使止收身貢其妻子之屬都官者又勿令役使臺諫爭之皆不允○傳旨承政院持平李繼善失禮於壽春翼峴下義禁府鞠之繼善不輸情飾辭以對前日安拓孫之事實是在安繼善其心奸狡予將痛懲以戒後來昔予爲忠寧大君未嘗辟除道路孝寧亦然時有一飯監者犯馬于孝寧孝寧使捕來叱之尋自愧恨肆于即位每或大君及諸君日慎一日禮接朝士且毋察犯馬者因此朝官之犯馬王子者比比有之曩李迥爲掌令犯馬惠寧君法司請杖八十予命減

三等近日安拓孫則從有司所啓施行然此二人非繼善比也且吾子
密城義昌長于宫外其心謙抑壽春翼峴生長宮中偏蒙予眷愛稍有
驕狂之習其日省其卑徒單騎以行其致繼善之辱有由矣然諺曰投
忌鼠器禮問路馬齒者蹴路馬齧者其罪必誅過公門必下馬示廣敬也
朝臣安有見王子而犯馬陵辱之理乎繼善以儒者至拜持平非不知
事理者也予欲痛懲此罪雖無正律史傳豈無如此事乎其議以聞○田
制色提調啓今年慶尚全羅道已失農矣請分遣田制別監于忠清京
畿以試貢法領議政黃喜左議政申際啓曰京畿忠清前年失農今年農
事雖曰可矣禾穀未盡發穗如遇晚風或早霜今年之事亦未可知也別
監但見苗秀以爲豐登行貢法而終或不實則民之愁怨其有極乎且
別監七十餘人巡行州郡騷擾之弊亦不貲矣請停之從之○壬午以洪
師錫李思僉並知中樞院事柳守剛同知中樞院事李季隣慶尚道都
觀察使鄭發慶州府尹○傳旨吏曹咸吉道野人往來之地驛丞各
司吏典去官者差遣則野人輕蔑視之必致辱矣自今勿論察上叅外
擇衣冠子弟遣之又自六品至拜五品者非經守令則不得升爲四品
自四品至拜從三品者非經守令不得升爲通訓已曾立法今後未經

守令者雖令特旨加資須將立法之意更啓施行以爲恒式○癸未
大風以兩拔木偃禾○議政府禮曹申故倭六郎次郎以賊中都萬戶
歸附效力國家嘉之有庚戌以來每年給衣服笠靴米豆或二十石以至
五十石以厚待之今其子梨花溫繼父來朝請給米豆十石衣服笠靴
從之○召大司憲許訥使首陽大君琛傳旨曰昨卿啓以李繼善之罪
爲疑獄予反復思之未知所啓之意繼善初與王子爭禮已爲非矣又
犯馬過行極爲無禮暨無臣子敬君之心如此之人爲人臣子者所共
憤疾卿以法官之長而曰疑獄何哉向者安拈孫不禮於王子而被囚卿
來請保放今又以繼善爲疑獄與王子無禮者卿每掩覆其罪亦何心哉
卿以予私已子而枉罰無罪之臣予暨無偏黨之心也繼善奸狡罪
實難宥當以重論詡對曰臣安敢掩覆不敬之罪而以 殿下有偏黨
之心乎臣昨日詣行宮路見一諸君微服止率二奴而行臣未得察見至
諸君馬前乃下馬其日非風雨晦冥尚如此繼善犯馬之日適大風雨
二王子皆著蓑而從者止二人繼善必未詳察而犯馬則實爲疑獄故
以達臣所懷耳上曰已知卿意是日義禁府啓繼善罪比違親王令旨律
杖九十上謂承政院曰予欲杖繼善然其日王子微服而行實有疑

焉只令依律贖之○甲申世子還京城○司諫院啓今趙順生未經守令
拜通訓有違於法且韓硖吏曹判書韓確母弟也李繼寧亦女背也硖
以中樞都事遷副曲籤繼寧以尚瑞錄事陞直長相避之法既嚴而乘
間啓達以毀成法請改之 上曰順生以掌馬政予以特旨授之韓跌兼任
尚衣院故欲移閑官耳豈有私意耶繼寧子將改之謂都承旨柳義孫
曰諫臣之言實爲正大今後如此相避之人毋得除授順生無他材能但
以基奕知名以任司僉確秉政未幾任情行私此實不學無術之致然
也○傳旨兵曹國家既設忠義衛以待勲臣之裔其他卿大夫士之後
或有沉滯以終其身者予甚憐憫二品以上子孫背弟姪京中實行三
品外官三品守令子孫及曾經臺諫政曹者之子仕宦之路磨勘以闡
○乙酉議政府據戶曹呈申今田制改詳定事及可革條件磨勘後錄
一前比各道之田分屬京中各司及外軍資位田以充恒貢之數
然逐年損實不同故其不足者以外軍資推移充補以此筭數甚煩雖
以貢法計之筭數亦煩今州郡驛館公衙公須等位田外京中兩倉及
各司位田一皆除之並樞國用田各其官計京中各司所納恒數分定
民戶使之輸納其餘並入其官國庫如是則非徒筭數便易民間米穀

蜜蠟布貨難易苦歎庶得均平矣一考其前日各司位田所納之數如
正布一匹下田一結二十卜計田所出豆十九斗二升白米十五斗精
三斗并下水田一結十二卜五束所出米十八斗油一斗下田六十一
卜所出豆九斗七升六合蠟一斤下田一結二十一卜九束所出豆十
九斗五升四勺他皆類此至計合勺甚爲煩瑣合勺之數今除之一前
此一結定稅三斗各品科田及外方各位私田則一結二斗今一結極
數改定二十斗而稅米豆從本稅之數計除其一結二斗仍舊一前此
田品限以三等故山上山腰山下之田比常田倍數計之今三等之下
又加三等假令以山上田爲六等則以前十結五十五卜之地今爲一
結其地甚闊且下三道雖山上田或不用倍數其法不一上項山田今
除倍數之法從其田卜結元數隨其地品高下以分其等一今試貢法
考其各驛位田盈縮之數清安縣之時和驛田本一百結今盈二結八
十八卜咸安郡春谷巴水二驛田本一百六十結今縮五結四十六
卜盈縮如此各異盈者移屬國用田縮者待八道地品改量後當更續
議姑從元定卜結之數推移准給一鄉校位田無制多寡不同今酌
前數開城府二十結留守府十五結牧大都護府十結都護府知官四

結縣官二結折給一衙祿位田今定留守府六十結牧大護府五十五結
都護府五十結和官牧判官四十五結縣官四十結一公須位田今分
大中小路留守府大都護府牧官大路則三十結中路二十五結都護
府知官大路二十五結中路二十結小路十五結縣官大路二十結中
路十五結小路十結折給各官任內公須位田並皆革除咸吉平安道
外六道州府郡縣分爲大中小路全州清州忠州公州尚州星州黃州
水原原平淮陽善山揚州天安礪山鳳山龍仁竹山振威金城金化咸
昌聞慶開寧抱川爲大路慶州廣州洪州羅州海州原州江陵安東晉
州南原平山瑞興春川昌原金海密陽潭陽古阜丹陽溫陽沃川淳昌
茂珍載寧陝川清道永川榮川蔚山梁山咸安金山大丘槐山靈巖永
平栗川稔川陰城鎮川新昌禮山全義筵岐永同黃澗文義海美康津
南平長城任實海南金溝昌平泰仁井邑慶山東萊義城基川三嘉彥
陽高靈軍威義興新寧珍原高陽靈山陽智稷山延豐恩津尼山爲中
路南陽江華驪興利川順天延安三陟襄陽鐵原寧海順興長興豐德
安山仁川安城朔寧楊根林川清風泰安韓山舒川沔川瑞山益山珍
島錦山珍山金提谷山安岳遂安豐川白川平海通川旌善高城杆城

寧越平昌咸陽草溪醴川興海青松昆陽寶城樂安靈光富平陽川金
浦長端砥平積城連川川寧喬相臨津交河臨江麻田陰竹陽城加平
通津鴻山提川平澤懷仁定山青陽清安懷德鎮岑扶餘石城庇仁藍
浦結城併寧唐津永春報恩青山木川龍潭連山臨岐萬頃綾城光陽
龍安咸悅扶安咸平玉果高山沃溝興德高敝茂長務安求禮谷城雲
峯長水鎮安茂朱同福和順興陽新恩羌津文化牛峯長連信川松木
長淵康翎江陰免山殷栗蔚珎歙谷伊川平康洪川橫城楊口麟蹄安
峽盈德固城巨濟南海居昌宜寧河陽龍宮奉化清河漆原鎮海河東
仁同真寶知禮安陰玄風山陰丹城比安禮安迎日長鬢昌寧泗川機
長大興狼川德山牙山爲小路二院位田洪武二十四年十月都評議
司詳定大路每一院二結中路每一院一結五十卜小路每一院一結
其後不分大中小路田之季寡不同今定大路院一結五十卜中路一
結小路五十卜皆以院旁近田折給自京都抵竹山稷山開城府抱川
爲大路自竹山抵尚州自鎮川抵星州自稷山抵礪山自開城府抵
中和自抱川抵淮陽自京都抵廣州渡迷津爲中路其餘院皆小路一漢
江渡三田渡路渡楊花渡臨津渡丞廩給位田本皆八結五十卜今給八

結津尺位田漢江渡本三十二結今給二十結路渡本三十二結五十一
今給十五結三田渡本十一結今給十結楊花渡本十九結五十一臨津渡
本二十二結碧瀾渡本三十三結右三渡爲大路今給十結廣津洛河本
三結阻江本十二結錦江本十二結右四渡爲中路今給三結其餘津渡
爲小路並給一結一水站水夫位田本每一人二結今以六等田法改結
卜則必至減縮今給一結五十一一京中各司及外方田稅貢案其道田
品畢分揀後以九等年田稅多寡更加磨勘成籍今秋等田品導行帳及
分類帳三秩隨即成籍分置其官及戶曹監司一全州慶基殿祭位田八
結九十九卜六東其餘諸道真殿無之今革位田以國庫供辦一社稷
文宣王祭位田例以雜祠給位田未便且祀典所載嶽海濱山川城隍祭
位田或有或無今並革之皆以國庫供辦一京畿各官人吏位田每一結
稅二斗納廣興倉忠清金羅慶尚江原黃海道各官人吏位田每五結內
二結屬廣興倉三結爲口分然廣興納二結之稅六十斗每年不足以口分
充之位田有名而無實况他艱苦軍役之人亦皆無位田今悉革之兵正
倉正獄正客舍正國庫直及紙匠位田亦並革之一京畿水原楊州振威
藥店位田八結七十八十一束此他道所無亦並革之一東西密瓦匠位田

十七結初以驚頭傳習之功折給其餘瓦匠及諸色匠人皆無位田今革之一宗廟千初以良民爲之給位田十二結今所屬奴婢甚多以供其事且奉常寺祭壇直位田九結四十三卜今壇直以都官奴爲之上項位田並皆革之一喬桐水軍口分田四百二十八結五十二卜江華水軍口分田三百五十結二十五卜八東初移金羅道民爲水軍故給田以恤之今安業已以且他般軍亦不給田今革之一前此各司公廨田並皆革之而惟駙馬府二百五十結致仕者老所一百結圖書院三十結忠扈衛一百結惠民局二十結濟生院典醫監各三十結東活院二十五結西活院三十結司譯院八十結如舊凡各司點心皆分事務緊慢以國庫支給除駙馬府耆老所外上項各司公廨田革之一迎曙亭于位田一結今革位田蠲其雜役 從之○丙戌世子朝衍禧宮○國俗以七月十五日就寺招魂以祠是日無賴僧徒入都城於街巷豎幡幢擊鐸鼓設卓陳饌唱死人名号曰百種施食士女聚集施捨粟布惟恐不及卿士之家亦有爲者上聞之大怒謂承政院曰僧徒縱恣以此極予亦聞之卿等何不以啓又召司憲府曰何不禁耶詰責不已時掌令閔憲見僧搖鈴梵唱似若不聞而行人多譏之○丁亥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樂學工

人救弊條件磨勘後錄一工人率皆遠方之人故不仕者多自今以居
近道及京中閑人爲先差定一齋卽武工勤仕者依舊復給別到一齋
郎武工樂工皆是與祭者不可不擇自今各司去官吏典及諸色人內
除老疾醜陋者擇三十五歲以下差定其新屬者以二十五歲以下者
擇定一慣習都監舞郎武工專爲會禮而設所業與樂學齋郎武工無
異請合屬樂學其遊兒去官依前數一體施行從之○傳旨承政院
高麗之君崇信浮屠佛法極盛我太祖開國之初減革寺社太宗
汰汰幾盡沒其臧獲土田祖宗以來度僧之法非不詳且嚴也都無一
人納丁錢爲僧而削髮之徒日滋月長以千萬計歲壬戌政府申明舊
法而增一二條然四年之間亦未聞一人納丁錢者也近右叅贊鄭麟
趾言年少之僧之多無如此時官豎等亦言僧徒出入都城尤恣予准
前日錄籍之法善矣然僧徒亦是吾赤子嚴其錄籍禁其出入必有不
得乞食而餓者矣丁錢元典以五升布百匹爲定然此布今所不用之
物欲易以正布酌定三十匹自今凡爲僧者須准此數納官方許爲僧
若私自削髮者依成憲施行而良民及公賤限內外四寸全家入居兩
界私賤則限異姓四寸同姓八寸皆永屬於官亦限內外四寸全家入

居又許人陳告以其僧給告者爲奴如此則私賤之主必用心嚴禁而犯法爲僧者必畏人陳告矣或曰私賤本皆願屬於公若立此法則私賤故犯法削髮也予曰不然入居之苦重而屬公之願輕或說爲不通矣且婦女往來寺社之禁載在令甲今聞往來者頗多何其法之不嚴也大抵法不自行待人而行雖立法詳嚴而奉法之吏不能遵行如此則爲之何哉其議以聞○戊子世子還京城○司憲府啓慶尚道監司柳守剛未滿逾期改差臣等意必有罪而有是命也今授中樞之職願收是命又啓曰仁則議親特以不忍之心俾免賤役猶之可也敬哉有何可恕例之於仁亦免賤役乎敬哉得保首領從事賤役幸矣今有是命一國臣民孰不痛憤 上曰守剛非以有罪而改差但大臣議啓短於救荒耳敬哉往者囚義禁府極其困苦纔免於死且其妻子并屬爲奴盡沒財產田民敬哉雖免賤役名在賤案於懲惡足矣皆不允○慶尚道右道處直使報對馬州倭二船賣宗貞盛文引不赴知世浦直到孤草島釣魚還向本島泊每每島遣兵船追捕皆有兵刃拘留船主倭二人于巨濟縣命議政府禮曹議之令禮曹致書宗貞盛曰曾約以貴州人釣魚孤草兩島者不持兵器以足下文引到知世浦受萬戶文憑

往鈞回到本浦納稅受批乃歸今有二船違背前約邊將捕獲請置於
法國家以修好之意悉令放遣足下一遵前約將此人嚴加治罪并將前
後如此之徒亦令痛治○已丑傳旨禮曹霖雨太甚災害迫切勿擇日
亟行祈晴祭○議政府據禮曹呈啓連年失農糜費可慮請停京外養
老宴從之○護軍安素啓臣嘗到慶州有石似王者埋土中取三塊而
來遂獻之命王工視之乃碼碯石也○庚寅世子朝衍禧宮○傳旨司
憲府竹山付慶禮放還○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伏承教旨二品以上子
孫督第姪京官實行三品外官三品守令子孫及曾經臺省政曹者之
子仕官之路磨勘後錄一上項子弟稱忠順衛定額六百分四番每番
百五十人輪番入直闕內三日屬于兵曹一遊兒職三軍司勇十二副
司正司正各九增置副司直六司直三一年兩都目仕多者次次遷轉
五品去官一取才之式步射三矢皆及一百八十步或騎射四發二中
三發三中五發一中以上馬手俱快此二事內一事入格者步射一百八
步二矢及或小學四書中一書內問三處皆粗通以上或騎射三發
二中四發一中馬不鈍此三事內二事八格者取之須考其人父祖告
身及内外族親曾經顯秩者保單字乃許取才一取才入格者兵曹點考

騎下馬啓聞差定一入直時持弓矢甲冑又常時佩劍行幸侍衛依別
侍衛例犯法者兵曹推劾不論有無職並皆啓聞收贖一每番設節制
使各一率領入直勤慢考察等事一依別侍衛節制使例一欲見病親
者須考所居官陳省給暇一給到數一依別侍衛例一捉虎山行及錄
軍士山行巡綽等事勿使爲之一藝文館門籩蔭取才入格移關吏曹
無窠闕未得叙用者及前銜察外願屬忠順衛者聽從之○議政府據
兵曹呈啓甲士以侍衛精卒番上日少退休日多厥數猥多不爲精銳
下番之間閑遊慢弛軍裝馬匹棄而不顧及其番上或相借貸尙有緩
急實爲無用鈔筒軍國重事別軍本爲此而設近來有不得已之事輒
令役使專不肄業別侍衛以前銜番上甚數且近仗防牌搆六十職品
相等而所任不同閑苦懸絕一據給料誠爲未便可行條件磨勘後錄
一甲士元額本以六千分六番每番一千今於元額六千減一千五人
改爲三番每一番一千五百人中軍仍舊爲四司左右軍各三司加置
龍奮虎牙二司三軍均各四司搃十二司司各五領每軍五百人每司
一百二十五人每領二十五人一年兩都目十二司和會三十人去官
每領司直副司直三司正副司正各五司勇十人一自司直以下不

給祿每一人月給俸米二十斗前此六番相遞時退休日多故有仍留
五十日之法今分三番請勿仍留除服制式暇外其以雜故請暇者下
番後准計立番一依前受教施行一銃筒隸習人除別軍外又取京外
無役者稱銃筒衛屬于兵曹專委肄習兵曹郎廳同軍器監官負考察
其公座簿兵曹郎廳監署取才則勿論身之長短年三十以下走力俱
入者取二千四百人分三番一番內十人從六品去官正七品以下計
仕日多者授散官職正七品二十從七品四十正八品六十從八品八
十正九品一百從九品八百每一人月給俸米六斗其授散官依他例
隨闕填差又於每當番亦分三番一番屬中軍二番左軍三番右軍各
持銃筒六日相遞入直闕內凡行幸勿論出入直並隨駕爲步兵銃筒
火藥私藏於家則不無耗損之弊三番所持銃筒火藥兵曹並皆監
封一番所持火藥輪受入直其餘藏于軍器監如有行幸隨即分授其入
直行幸侍衛等事外毋役他事依別軍例給奉足當番時則京外本家
雜役蠲減完恤若各司吏典近仗防牌差備軍別軍螺匠自隸等京役
願屬者聽一防牌元額四千五百分三番每番一千五百人分屬三軍
十二司與甲士同一年兩都目每司五人去官每隊長十隊副十五皆

不給祿當番每一人月給俸米十五斗一近仗五百四十今加六十合
六百分三番每一番二百一年兩都目七人去官中軍隊長二十八左
右軍隊長各二十六三軍隊副各四十當番每一人月給俸米十二斗
一攝六十一千八百分三番每番六百一年兩都目二十一人去官每
領攝隊長四攝隊副六月俸與近仗同一別侍衛一千六百分上下番
每番八百當番亦分八番今改分爲三番番各一千當番分四番每番
二百五十人一年兩都目二十四人去官適兒職五六品各十二七品
二十八品三十九品五十一上林園職品本少如飯監匠人等不得已
賤口授職者授以攝隊長隊副今攝隊長隊副給月俸則賤口除職者
無祿科請於上林園司直副司直各四今加各二司正八今加四副司
正十二今加八給事十二今加二十三副給事十六今加十九一十司
今加二司甲士去官適兒十今加五防牌去官適兒二十八今加二別
侍衛去官適兒八今加四五六品各八今加各四七品十六今加四八
品二十四今加六九品四十今加十銃筒衛去官適兒十攝六十近仗
去官適兒并十四如此新設加額者多且前此九品適兒及吏典去官
者授攝隊長隊副今給月俸則上項人無叙用之處上護軍二十今加

四大護軍三十減六護軍五十今加十共計每司上護軍大護軍各二
護軍五又三軍司直六十六今加四副司直九十三今加十四司正
百二十加十四副司正一百八十加九司勇一百九十五加一百五一
甲士別侍衛克箇衛沂仗搃六十防牌並皆六朔相遞從之○兵曹報
議政府曰嫁良夫所生曾令京外官每式年推刷成籍送于本曹然或
成籍而不錄其所居或有不成籍者故京外付籍除婦女及弱丁外二
十歲以上男丁二千四百十一人而立役者才七十人其餘專不立役
逃漏閑遊有違立法本意請將京外付籍嫁良夫所生限今年並令自
見如前隱漏不見者許官主陳告從賤本曹事煩擇剛明勤謹朝官
二人掌之許使本曹隨即分揀告于堂上各年受教相考姓名卿貫及父母
存沒明白載錄成籍分番立役今後京外官亦依上項例成籍以杜
奸狡逃役之弊政府啓八道叡居之人不論遠近皆詣兵曹則失農人
民贏糧來徃弊固不貲除別差朝官令兵曹移文漢城府及諸道隨其
所居推刷移文兵曹成籍分番立役且付籍男丁二千四百十一人內
立役者唯七十人其餘並皆隱漏所掌兵曹曾不檢舉亦爲不可然自
覺舉難以追論今後若不檢舉以致隱漏則當該郎廳罷黜從之命差

朝官二人以主其事○辛卯咸吉道都觀察使李孟珍辭世子引見宣
上旨曰咸吉道我國家興王之地其道之民在 祖宗時蒙其德澤至
矣自予即位以來賦役煩重且近年有築城之役民之勞苦倍於他道
予甚憐之選卿爲監司往盡乃心閭閻民瘼一一具錄以聞○傳旨兵
曹續六典隊長隊副以能走及有力者充差且步甲士取才被甲胄帶
弓矢趨至三百步者取之然試取節次不明勇劣相混有違選揀士卒
之意新設銃筒衛試取之法又未立今鑄鑰壺體圓經七寸旁有二穴
上穴經二分下穴經三分自上穴至壺上端一尺兩穴間二寸一分皆用周
尺注水滿壺決之水竭上穴之間能走二百七十步者爲一走二百六
十步者爲二走二百五十步者爲三走又兩手各持五十斤之物能行
百六十步者爲一力百三十步者爲二力百步者爲三力近仗防牌攝
六十取三走三力以上者銃筒衛取二走三力二力三走以上者步甲
士取一走三力一力三走以上者步甲士取才騎步射仍舊鑰費注水
只用走時筒銃衛防牌近仗攝六十等下番取才兩手各持五十斤之
物行至八十步○傳旨兵曹海青乃進獻之物關係至重近年未得捕
獲甚可慮也平安咸吉江原黃海道人民有能捕獲者依例賞職賞布

又所耕田稅外築城赴防等雜役一連限一年二連限二年蠲減○司憲
掌令閔騫啓臣等伏見傳旨女妓佩連香內宴外常時勿役此妓判院事
李順蒙所畜者順蒙若不啓達聖鑑何以及知而有是命乎順蒙雖不親
啓若黃緣以達則與親達無異不敬莫甚 上曰宰相妓妾予命除役者
非一二若等何但於此而來啓乎若永除其役則若等之請似矣但令常
時勿役耳何害於義亦非順蒙所啓若等無疑騫曰會命除役者臣等所
未及知不敢追議今順蒙倨傲無禮之狀累著往年踞胡床于御輦
之側人有禁者反叱之又扈從椒水多受賂遺下義禁府推劾叱辱府官
及承旨臣子之不敬無如順蒙者佩連香之事或親自以啓或黃緣以達
皆是不敬故臣等劾問其由 上曰人君施特恩而於理有所不合則執
法之臣據法來諫可也不啓於君擅自推劾是有敬君之心乎先自不敬
而欲正人之不敬可乎今日若等之事非徒不可播聞於當時臣子之耳
目亦不可傳示於後世也當世之人其以若等爲敬君乎後世之人亦以
若等爲敬君乎若等之心以爲有禮乎以爲無禮乎仍問劾順蒙時與議
者騫對曰順蒙無禮之罪不可不懲故問之耳安敢有不敬之心乎有禮
無禮臣等之心本不計較其與議者臣及大司憲許詡掌令任孝明持平

羅洪緒也。上曰：予以若等爲大不敬，遂內製傳旨下政府曰：公私奴婢許通放良，其事至重，不敢輕易爲之。至於己身放役，其事至小，特旨施行者多，故誠寧君及敦寧李較妾妓內宴外勿往，慣習都監已有年矣。佩連香予於宴宗親見之，知其爲順蒙妾也。去年又聞戚連金貴人近日予以爲此妓，既爲宰相所畜，且貴人之族，雖放役何害於義？於是傳教內宴外勿往，慣習憲府劾順蒙曰：已妾之事，何以啓達？答曰：我不啓達，更勿曰：上何由知之？答曰：假使我知其所由，安敢書之以答？又劾之，答曰：請府啓達，則可知憲府乃來以啓予，謂言事之臣見人君過舉，則當直來告之，期於必從固善也。今特下施恩之事，雖失於中，不使君知之，私自推究於禮合乎憲府所爲，謂之私曲，則固不可。然君上所爲有司不親啓之，而私自鞠之，於不敬是風，不可傳於後世也。自內特下之事，憲府則不啓其君，而私自劾之，順蒙則曰：假使知之，安敢書之？憲府則累日不啓，順蒙則曰：啓達則可知，憲府聞此言乃來啓，以此觀之，順蒙之言有禮乎？憲府有禮乎？丙午年以韓有紋爲吏曹參議，諫院以爲不可，劾吏曹堂上予數之曰：人君用人不當，汝當諫君而遽劾吏曹，是欲使臣下廢閣君命乎？漢成帝欲以劉歆爲中常侍，左右固諫以爲未曉，大將軍於是言於鳳凰以爲不

可乃止我用人而諫官劾吏曹則成帝欲用人而爲左右所抑之弊將復作矣於是諫官皆左遷今日之事較彼弊又甚焉人君施特恩于臣下有司不啓君而劾其人使言君上所知之由是君之恩命不行而臣下之權得以行也高麗之季奸佞納賂權門得拜高官時人不知所咎有因特旨而拜官者衆口非議今憲府之事若不禁之高麗之弊不久而作矣若因言事而有過則雖所言不中要使言路勿塞而掩覆之可也此事涉於不敬所係至重國家衰亂未必不由於此故予不得已欲下義禁府鞫之領議政黃喜曰事或失序意無私曲請優容左議政申槩曰臣之子爲順蒙女婿不可以議然臣心以爲憲府過乎不敬右議政河演曰勢甚不敬義當鞫之然料事得中爲難且非私曲切責勿罪若飾非自是則依 聖教施行左叅贊李叔時右叅贊鄭麟趾曰雖意不私曲事涉不敬下獄囊問後罪之與否惟 上所裁遂囚大司憲許詡掌令閔騫任孝明持平羅洪緒于義禁府傳旨曰女妓佩連者之事司憲府問於李順蒙累日致詰然後來啓大抵人君雖聽小人宦官之言特下莫大之恩當直來啓以正其君豈有擅自推究之者乎今司憲府妄度順蒙夤緣啓達不啓於我自私劾之不敬莫甚順蒙啓曰啓聞則可知

至以引君為證憲府當即啓達猶不以咨詰問不已其心以謂若來啓
 則予必掩覆歟且其終欲得何情歟如此事情鞠問以啓命左承旨黃
 守身同鞠之順蒙在妄粗率徒以功臣之胄位至崇品以永興大君稱
 為侍養因此驕橫數犯禁網至是憲劾至家忿怒大罵謂族弟朴筭茂
 曰明日吾當啓達須將此不肖人輩致之於獄○傳旨承政院予再經
 憂患避居于此欲經累歲今忽思之夏月雷雨川渠漲溢人苦跋涉是
 豈小弊然春夏人未甚苦若風雪沍寒之時供億轉輸及大小侍衛之
 人往來之苦不可忍視今欲移御臨瀛第遂命宦者田吉洪修治○遣
 採訪別監于咸吉平安道捕海青諭之曰本國海青進獻今已十六餘
 年捕獲之少未有如近年進獻之少亦未如近年者也進獻之少止於
 一年則猶云可也若至累年則必謂我國不謹矣每於入朝使臣之行
 進獻海青已有宣諭而尚未多獲則非惟有乖於事大之誠 皇帝春
 秋方富宦者籍此而來必矣其弊不可勝言當其時雖悔何益咸吉平
 安道多事煩民之事予不忍言然進獻重事不可廢也黜予至懷盡心
 捕獲若人君好鷹犬耽樂遊畋則為人臣者固當極諫如或不聽則亦
 已焉耳若外受捕鷹之命似若用心而實不盡於心則豈人臣之義

我予本不好鷹近年以來加以老病尤不留意此乃爾等之素知也然
汲汲捕獲者以其進獻事重也本道之人不體予意乃曰今年節候尚
暖或日時尚早或雜鷹多來之後海青隨至如此托言而不盡心捕之
監司節制使與守令皆信之以爲海青捕獲猶未晚也及其春節之逼
海青乃稀則無如之何矣臣子受君父之命而有所爲之事則當盡心
圖之期於必成如或不是欺君父也咸吉平安道未獲海青非徒一
二年每歲皆然自宣德以來進獻之數每歲而減至於近年只進二連
外國固拒進獻之命終不進獻則已矣答不得已而進則何前日多進
十餘連而近年以來所獲如此其少也上國謂之何哉今年儻或未獲
則進獻之事將至於廢深可慮也大抵海青雖於十一月十二月之間
或有捕之者然八九十月最爲可獲之時爾知此意多獲之術盡心爲
之○壬辰刑曹啓平安年平壤囚強盜閔無豆甌山囚強盜車莫同咸
吉道端川囚強盜石留等二人慶尚道密陽囚強盜大平等二人依律
處斬從之○祈晴于北郊及宗廟社稷○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辛酉
十一月受教孤草島釣魚倭船潛持兵器者收取沒官不許釣魚然但
汎稱兵器故雖佩小刀者例論兵器未便自今弓箭槍長劍環刀甲冑

外其餘勿以兵器論從之○癸巳世子引見左承旨黃守身問推鞠憲
府之狀出示內製事條一人聞傳旨孰不以爲李順蒙啓請乎若謂順
蒙啓請無疑則當直請順蒙之罪意順蒙啓請而不能無疑則特下傳
旨之事疑之而私自推問不可也一大抵辨明之際人多引天爲證然天
遠而不言故聞者不信之矣若引君爲證則聞者即信而無疑不亦可乎
聞證君之辭而猶不信則其於敬君之義何一幼弱之君儉小導之以
非善大臣憂之謂誰爲此乎此正理也若特下之事君不知而臣私自推
究豈有是理一假有黃緣啓請必不因承政院予恒居深宮不接外人
此必或因內人或因王子既知不因承政院不因他人猶不啓請私自推
劾何也一答辭雖不引君爲証但曰我不啓請則即當信之何者雖
甚不肖之人豈敢以所啓爲不啓乎於此小事曲生妄疑固欲得君之
所聞是敬君之意乎一本國非徒武臣雖執政儒臣猶不禁畜妓自古
而然若以爲不可則請立禁防可也獨於此事援引大明律可乎若必
用律當并前畜妓者而請之若以爲已往之事此事亦不爲已施
之恩乎一臣之事君心有所懷則必陳正其誼明其道而已豈可預度
君父之意謂君必不從也勿令君知之而私自推得其所由乎一此事

不設私曲實是見人之罪欲盡已職而然也事涉不敬漸不可長此風不
易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仍命守身以此事條詰責許詡等尋命釋
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諸道幽深山谷加耕田勸農委官等憚於往
來或不踏驗守令亦或不報私收其稅者有之請移文諸道敬差官更
加曉諭今後如有隱漏者論以欺隱錢糧律從之○忠清道石城扶餘
燕歧林川鯉○甲午世子還京城○乙未日暈○世子召見集賢殿直
提學李季甸宣上旨講求創立社倉及義倉歛散燔鹽魚稅之事季
甸上書曰竊惟近歲以來屢值凶歉發倉賑貸儲峙殆盡不幸更有二
三年之飢饉將何措置畜積之備誠不可緩也義倉之設本備凶荒不
宜妄散乞依古制只賑貧乏不能自存之民具有貲產者毋得濫給每
年以各官魚鹽船稅等項所賣物件補添日月既久自有贏餘雖有凶
荒亦無可憂矣補添之物非特魚鹽船稅宜令有司備細講究至如燔
鹽之事以沿海居住各司之奴除其選上定為燔鹽之役則無京中往
來之勞似便然立此法官掌和賣必將抑配當有如青苗之弊矣社倉
之制先賢已行之良法也依古制各官四面度其遠近民居稠密之處
創置社倉量出義倉之穀以為本歛散之權守令主之母得委任胥吏

可行事目條列于後一倉教造成材木及功役當面所居各戶量宜分
定為之如有空廢寺院及今後新造寺社破取用之其四面距官府不
過一息者不必各面創置只於義倉之側別置社倉徧給四方之民若
四面或遠或近其遠者依他創置其近者亦依上項例又做宋真宗景
德間沿邊州郡不置常平倉例其沿邊各官社倉亦置於義倉之側一
社倉者守擇當面所居清強品官定為別差以附近富實戶定為倉直
使當面各戶輪次直宿其倉直及別差雜役一皆蠲免一當支散時豫
定日期曉示當面人戶各依日限具狀每十名結為一保迤相保委及
交納時亦定日期同保共為一狀交納未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
亡即同保均備足納朱文公制一每十斗取息二斗或遇小歉即蠲其息
之半大饑即盡蠲之朱文公制所期不納明年又息二斗年月雖多不過
一本一利一每有營運衣服不闕者不得請貸朱文公制其兩經倚閣人
戶更不支借宋神宗之制一新立之法當有漸次且各道各官豐歉不一不可
一時並建先從豐稔處創置其農事不實處待豐年為之一守令遠代
未畢收納之責依義倉例一出納會計依義倉例收息十倍元數納元
數于義倉○丙甲世子朝衍禧宮○以黃致身為戶曹察判許詡刑曹

參判李仁和同知中樞院事姜碩德司憲府大司憲尹祥慶昌府尹兼
成均同成鄭昌孫守司憲執義韓昌申自準並爲掌令鄭次恭守持
平趙貫全州府尹李昇平會寧節制使○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忠清全
羅慶尚道各官田地書負監考色吏等以起爲陳盜用其稅發露者已
數百石犯在赦前難以更鞠然國家稅糧公然盜用不可不懲平安道
寧邊以南咸吉道咸興以南並皆全家入居其時守令委諸猾吏不能
檢舉雖已經赦不可加罪亦當罷黜然三道守令勢難一時施通且送
往迎來弊亦不貲請皆降一資以警其餘若以宣務而降一資則例不
可以參外爲守令待後加資時仍資其例當仍資者及曾經堂上官守
令不可降資者並罷職全羅道監司李孟畛自覺啓聞忠清慶尚道
監司之罪上裁施行其首領官亦并降資從之監司勿論○丁酉傳旨兵
曹慶尚道尚州等失農三十七邑侍衛牌其除番上○前刑曹判書辛
引孫卒引孫字祚胤武節公有定之子戊子登第補史官癸巳轉承政
院注書常與諸大君講論書史上在潛邸尤加眷待親寫蘭竹屏以
賜累遷禮曹正郎從都摠制權希達如京師希達所至肆暴引孫遜辭
規正竟免闕失庚子拜內膳少尹轉議政府舍人戊申授司憲執義以

事忤長官左遷繕工監正庚戌判宗簿寺事兼知刑曹事壬子遷司諫
院左司諫大夫尋拜刑曹右叅議出爲慶尚道觀察使明年適歲歉特
命仍之甲寅拜兵曹左叅議俄遷承政院右承旨陞都承旨戊午拜兵
曹叅判甲子以奏聞使押賊倭如京師奉勅還賜鞍馬進判漢城府事
轉刑曹判書乙丑正月遘疾遣醫治療移藝文大提學以病未就職五
月居毋憂哀毀疾轉篤賜書勸肉遂不愈卒年六十二輟朝二日賜棺
槨吊賻如儀謚恭肅不解于位恭執心盜決肅引孫性剛不阿見人過失
不能容忍直言存之子碩祖繼祖潤祖奉祖敬祖○戊戌前漢城府尹
權孟孫上書曰竊惟去年夏思政殿朝啓之日下詢東西兩界儲蓄糧
餉之策小臣啓以各道義倉米穀令民受於南官納於北官每年如此
可以無弊暗移而利於積穀之意咫尺天顏惶懼失措未能具悉以啓
自是以來朝思暮度若立南受北納之法則出納之弊自除而北方糧
餉自然儲峙矣臣請條陳之夫義倉之設所以備凶荒賑困窮誠國家
之良法也元爲守令者出納之際或不用心而貽害于民當其運納之
日使其納者自量自槩載在六典而莫有行者且不用槩木以斗量之
則必加二三升以斛量之則必加二三斗然後納之隨即改量大率

十石九石剝作二三石其作石也斗數虧欠及乎分給之時不量而給
假如人給五斗則每三人都給一石退而量分則一人所得僅三四斗
其弊一也土豪富家不在受糴之例者詭謀萬端多受糴米乘時射利
執吏書負亦縱意多受遷延不納至使國庫虛竭獨此無告之民受出
常在於後而徵納每督於先其弊二也守令遞代以未畢收糴爲罪故
將及遞期者則雖小民之種與食遑遑告哀而規免罪責全不開倉若
監司責以不給則以前歲未納人名移作今年分給者又秋冬還納之
時監司若督以畢收則又報已曾畢納以無爲有者比比有之妨民欺
國一至於此其弊三也收糴之時守令托以多事委之監考色吏其納之高
重甚於守令親收之日奸猾詐譎徃徃暴著其弊四也此其弊之大者
而其他小弊難以紀極其弊之生皆由於守令大抵守令勤謹者少猥
濫者多民之苦之痛入於骨然而不敢開口出一言者以部民告訴之
法重也臣竊以爲受於南官則必不能以欠數之石不量而強給之雖
守令不量而強給之其肯不一言而受之乎其民何憚而不言乎則虛
受欠石之弊除矣當其納也納於北官則必依成法使其納者自量自
槩矣若不使自量而如本官之高重則其敢不言而加數以納乎守公

亦安能屈法而加斂于他官之民乎則加數還納之弊除矣糴米受出戶數人口預報監司監司以北某某官受於南某某官先期移牒畢給之後開具所受人口及米穀之數報于監司監司以南某某官所受納於北某某官一移牒明白出納則土豪富家乘時射利執吏書貪多出納之弊除矣分給還給皆在他官之民則守令將逝不給而移錄之弊與夫妄報畢納以虛爲實之弊除矣以每年州倉所入之穀分其半以納北官以此爲年例咸吉則咸興與吉州平安則平壤與寧邊以爲糧餉都會之處而次次轉輸則南方米穀不滯輸轉而北方儲畜自有餘裕矣或以爲南北官相距不遠者可矣若二三日程則每年遠處往來南受北納騷擾有弊而鰥寡孤獨之不能遠行者尤有弊也臣以謂州縣官舍倉庫不是地境之中央四面村落尚隔二三息之程而隣官則有一朝可往還者多矣然不受於一朝往還之隣官而必於數日之本官者已有定制故也且近年一邑無穀則有穀他邑雖隔於三日程途亦不憚往還而受出之矣何獨難於南受北納之往還乎至於鰥寡孤獨之無扶護者則以其近處倉庫所儲米穀各別出納以敦存恤之義可也若必以轉輸爲弊則相距甚遠二州之間依社倉之

例別立一倉以便輸轉亦可也古人云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若以
臣之獻議而立南受北納之法則義倉歛散之弊一掃而兩界糧餉可
以潛移暗積庶無海運陸輸之勞一舉而數善并矣民之受賜豈特一
分而已哉 上覽書但曰孟孫年非衰老正當可用之時也議者曰孟孫
之論四弊甚中時病善矣然其南受北納之策無異刻膏鏤冰則是不
過屋閣置散而欲試以求進也未幾見用其為苟容甚矣其為陰巧至
矣○諭全羅道監司制倭之策無踰戰艦而船村松木將盡實為可慮
近有人啓黑山島多有船村倭人來往造船若然則我國之利倭人得
之是無異借寇兵而資寇糧此島不可棄也去年前監司啓黑山島潮
水南北往來水路險惡行船為難然前此濟州皆云險惡一年往來不過一
二今往來甚數而無難大抵人情安於尋常而駭於罕見黑山島無乃今
始見之而以為險惡耶其水路險夷遠近詳加訪問以啓○已亥忠勲司
提調礪山府院君宋居信等啓三功臣衆子孫每都目遷轉惟嫡子孫
以一資年久不遷未便請嫡子孫參外依東班參外例十五朔加資從之
○庚子 世子引 見都承旨柳義孫等宣上旨曰魚鹽之利尚矣齊之
管仲始作鹽利兵以煮海富強我國濱海可以興魚鹽之利前者左

議政申槩極陳盜利欲使申議政監其事以試之然非經邦大臣之任
 欲使申議政之子為之然如此則事若狹隘其與魚鹽之利之術籌
 策以啓○慶源節制使趙石罔辭賜冬衣一襲內廐馬一匹○八月壬
 寅朔 世子朝衍禧宮○司諫院上疏曰竊惟仁與敬我不可敬罪惡
 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而於法難貸者也前日特蒙 殿下再生之
 大恩只屬官奴得保首領以至今日此誠仁等之大幸却為臣民之缺
 望而常切痛悶矣今者伏聞於仁則聽免其役敬我則收身貢臣等
 不勝憤抑上冒天威敢具情由再行陳達尚未蒙免反復籌之義不自
 已夫奴者奴辱之也奴辱之者所以罰一而警百也若使仁與敬我
 一以免役一以收貢只錄其名于賤案則無朝夕奔走之勞而居閑安
 業與平人無異矣豈懲惡戒後之道乎臣等又聞治惡必嚴其黨苟治
 止首惡而黨者專釋之則孰懼於為惡而自戢乎禮之黨仁誠為不赦
 之大罪而亦蒙放還之恩則又豈先治黨與之義乎伏望殿下收免役
 收貢之命復當役服勞之事而還禮于竄所以植萬世之綱常國家幸
 甚 上曰若等之言誠是初予重違公義屬于賤案今懲戒已極若等何
 固執若是若等之言予實難從○傳旨兵曹自今上林園受職私賤毋

得過正九品○甲辰下沉藏庫別坐柳間全處良于義禁府間性嗜酒
多賣官物市酒以飲與處良坐監守有盜律俱杖流不叙命除刺字○
司憲府請仁敬我禮之罪 上曰此人懲亦足矣已施之恩不必還收
且禮年少而癡不足論也是以放宥予將齒于宗親之列矣其勿復言
○傳旨吏曹集賢殿專爲文學而設然久居其官人皆厭之今應教鄭
昌孫除執義無乃集賢諸儒據此欲遷他官不能專務其業乎欲以昌
孫還授集賢何如其議諸政府政府之論不同上命還除集賢大司憲
姜碩德請勿改從之○傳旨參政院左議政申槩嘗請推蓋議于廷臣
其議不一遂停之今又請之姑試何如爲之則其措置之方又如何政院
啓於京畿忠清兩道置盜盆試之爲便別置司宰兼官又設提調以掌
之左副承旨朴以昌獨曰此法古有非之者我國近年以來立新大法
如兩界築城入居及田品等事頗多終無有利於民始必驚駭嗷嗷
今年早早晚水民失農業今又立此法則於民何如大抵一時多立新
法舉世駭聞姑待後年 上曰以昌之言予以爲是前者請之者多而
不聽今又請之故欲試之而止今雖議定豈必於今年行之其議堪爲
兼官提調者○丙午義禁府啓投化倭表思溫表明等私通倭人潛相

買賣金四十一兩一錢銀一百四十七兩真珠七十八枚並沒官從之
思溫杖死獄中表明亦當死其母上書言請以獨子減死留養上曰
義禁府不問表明獨子與否甚不可也若無知之民不言則必受死矣
乃減死流于慶源府命司憲府劾義禁府仍曰今後若犯死罪及徒流
者須先問獨子與否乃決其與倭買賣者李孟存等四人亦減死杖流
間延並徙妻子○丁未世子還京城○論平安咸吉道都節制使道內各口
子城堡巡更候望等事已曾布置而彼賊鼠竊拘盜間或有之然無大
賊邊民久安於巡更候望等事日久怠惰勢所必然去年秋築行城于
咸吉屯兵蒲青浦樹棘為城以守之此非城堡之固且非特久乃刻日
守護之事也將卒忘備肆志忽使不多之賊闌入棘城幾乎見敗此其
一驗也城堡口子雖未易陷奪但慮軍民巡更候望視為常事或不勤
謹昏夜之問賊之突入未可知也多造鐵蒺藜布於城之四門外晝則撤
之此亦拒賊之一端也又有議者言彼境山谷要害之路當設弓弩地
陷以沮賊之來往予以為然但投化野人恐或觸傷以此為難卿知此
意鐵蒺藜及弓弩地陷設置便否訪問以啓○以尹得洪為中樞院使
權孟孫工曹參判安止中樞院副使朴子晤守司憲持平尹沔司諫

院左正言○傳旨兵曹西班未經守令者不得陞爲四品正三品一依東班例曾經僉節制使萬戶千戶者以守令例論其以都目陞爲四品者不在此例○傳旨議政府時王之制臣子不得服玄色黃色紫色玄即白色也 皇帝衣服玄衣紅裳 皇太子衣服亦同親王衣服用青色玄天色也故最尊 皇帝常服黃色黃地色也故臣子亦不得服予謂時王尚赤惡紫之亂朱故紫色亦爲所禁然聞 皇帝常服亦用之本國外國也故不純用中國之制近仗中禁皆服紫色使臣見之不以爲非高麗時女妓皆服黃長衫使臣見之皆以爲非於是皆服自長衫至今用之 太宗朝防牌皆青衣紅裳其色雖不鮮潔猶可觀近來濟用監以青染難繼改用白色其色甚陋然玄衣黃裳之名稍流僭擬紫色之禁輕近仗等服仍舊勿改可也玄色至重必當改之開國以來文武朝官皆著灰色團領後以東方屬木而灰色不祥乃禁之又聞中國軍士皆服青衣唯庶人服灰色然防牌非近侍之卒改灰色衣何如若以灰爲不可則還用青色可也今女妓長衫青與玄色相半玄色雖當禁使臣見之已久姑勿禁之何如若曰必禁則皆用青色可也其議以聞○戊申傳旨禮曹文武官道遇王子相接之禮六典不載故朝士不識其

禮犯不恭之罪者往往有之自今二品以上先下馬兩揖王子亦下馬而答通政堂上官及臺諫下馬拱手立於路側王子乘輅軒則俯之垂馬則放鞭作禮貌而過三品以下及監察下馬拱手王子不下師傳及尊長不在此限有散官宗親依六典文武官之例判書金宗瑞上書曰我盛朝禮讓之風大興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况於宗室乎大君諸君亦以敬讓接下上下相讓無有乖爭之時也而近有臺臣不識大體犯不恭之罪皆其自取非法之不明也謹按皇明抄自允駙馬公侯伯文武官一二品路遇或引馬側立或引馬回接無下馬之文元典一款路次下馬避馬不及避則下官下馬上官不下馬放鞭過行若見憲官省郎及所屬仰官從優答禮續典一款臺省員見二品以上必須避馬若無避處而下馬上官從優下馬其曰二品以上則推而上之大君諸君從可知矣如是則祖宗以來下官見尊長避馬之法已有成憲不必別立條章且爲下者當以敬畏事上在上者當以謙恭自牧然後禮俗成而治道彰矣伏望聖裁召禮曹正郎趙崐曰皇明抄自之文傳會其辭以啓予深以爲不可且予豈不思立此法則年少王子或至驕抗乎然我朝之人皆輕王子故特立是法○傳旨吏曹司宰監兼官加設二

人○遣禮曹判書金宗瑞于慶尚全羅忠清道巡審牧場因革便否○
忠清道恩津懷德庇仁文義新昌鴻山公州定山清州溫陽禮山韓山
舒川清安鯉○己酉 世子朝衍禧宮○世子引見工曹參判構孟孫
都承旨柳義孫左承旨黃寸身右副承旨李思祐議魚鹽事○諭慶尚
全羅忠清道監司前者戶曹受教行移試驗米穀布貨相換之法官出
穀則於時直加給一斗納穀則時直減一斗今令戶曹於納穀時又減
一斗議者以爲遠村居民賈米穀久立官門得換布貨不如私家自相
貿易之便也然爲官吏者苟能體國家之意隨到隨給不使留滯則
民必利其二斗之減悅而從之矣予聞去春出穀收貨之時民
之納貨者皆錄名置簿予猶疑焉官之出穀民之納貨交相受授而已
何必錄名以爲後考署名官門此亦留滯之一事也民必不以爲便矣
卿知此意不使民有以待官門之弊○平安道監司啓江界府獲白獐
上曰五行類云王者德茂則白獐出然予本不好奇獸欲令放之都
承旨柳義孫等曰此兒獐可易擾持以來獻亦不過二三人之力仍賀
曰白鵲白雉會有見聞白獐之瑞始見聖代不勝欣抃 上曰前有
人告白獐見于果川司僕寺欲往獲之予不允今白獐亦偶出耳毋使

來獻亦勿令禮曹知之以煩來賀○庚戌傳旨兵曹忠順衛騎步射取才者兵曹鎮撫所訓鍊觀雖有相避之親勿令回避其講小學四書依襲蔭取才例藝文館試取移關兵曹○司憲府啓韓昌曾為平壤少尹箇滿得迺引宿官妓今拜掌令已不正何以言人之不正趙元福瑞老之子今拜持平亦為未便請改差上曰元福當議諸政府韓昌則其時未畢推劾已經赦宥又因風聞而起若等不欲與同僚甚不可也予不從之元福竟遷他官○都承昔柳義孫前妻母死賜棺槨紙六十卷○判中樞院事李順蒙啓臣年衰老加以疾病欲辭職願養者有年今病日深而兼都鎮撫司饗軍監濟生院提調務煩難任今欲並辭本職然恐煩聖聰願詳兼職俾臣安養微軀命改都鎮撫○辛亥刑曹啓全羅道萬頃囚強盜僧尚敏依律斬從之○壬子世子還京城○命除明年正朝詔日冬至方物止令造紙甲以獻○癸丑賜同知中樞院事尹祥馬一匹嘗禱雨于昭格殿得雨故也前比祈雨行香使祭日雨則輒賜馬及是始至秋賜之○甲寅傳旨義禁府知鐵山郡事李芸所管大串牧場馬五百七十三匹去冬致令凍死推鞫以聞遂罷其職○丙辰世子行秋夕祭于文昭殿朝衍禧宮傳旨承政院人物流移之

弊甚多今欲痛懲以戒後來然皆曰今年不稔推刷爲難且前者欺隱稅糧人吏已令入居尚未發遣意者有司緩於行移其議于政府期以明年三月畢遣之政府皆曰上教允當右叅贊鄭麟趾曰昔太宗時慶尚道人民流移全羅者仍令所在附籍勿復刷還今江原咸吉平安之民流移他道須即刷還可也下三道之民流移者願限年刷還若以年限爲非則其流民附籍供稅者勿刷其挾戶隱丁推刷入居何如上曰大明律有年限之法予已知之然今不痛禁後不可復制矣○丁巳世子引見工曹叅判權益孫議鹽法孟孫言今欲官自煮鹽者非謂剝取民財以利國也乃補義倉之不足以備凶荒耳如此大事不可不別立官以主之請置官以左右議政判戶曹及戶曹判書爲提調以庄其事使民知官非推鹽與民同利也遂設義鹽色以左議政申槩右議政河演爲都提調左叅贊李叔時戶曹判書鄭奉及孟孫爲提調以奉常寺尹季仁孫守禮賓寺尹安質兼司宰副正申自守戶曹正郎鄭之夏吏曹正郎鄭軾訓鍊判官柳規兼司宰注簿田稼生戶曹佐郎金季老爲別監義鹽之議槩倡之孟孫和之與民爭利已失之矣孟孫復請以宰相爲提調時人譏其尤失大體義鹽本欲裕國便民然至於終弊將

及民其不爲推者鮮矣况以三公之任下兼理財之事其不可也甚矣惜乎
申鑿孟孫惟欲固寵不知格非旣請置義塩又自主其事與民爭利
以要君上正所謂鄙夫也歟哉○戊午權孟孫啓前司直南奮與臣言
蓼島在三陟府海中望見之今若遣奮則庶或可得時奮丁憂在家特命
起復賜衣一襲笠靴遣之○諭江原道監司世傳東海中有蓼島久矣
且云見其山形者亦多予再遣官求之不得今甲士崔雲渚言嘗登三
陟烽火峴望見其後因往茂陵外望此島南奮言年前在洞山縣亭上望見
海中有山質請其縣吏答曰此山自古有之使其吏終日候之曰非雲
氣實山也予謂此島海中必有之然島山平微海浪連天在岸者未得
詳見予之尋訪此島非以闢土地亦非欲得其民而使也無賴之徒聚
居海中無倉庫糧餉之備一遇凶荒必至餓殍其誰救之哉道內之民
深入海中以釣魚爲生其中豈無親見其島者哉又豈無詳知在其處
者乎但畏私徃之罪轉相隱諱耳然愚民之事國家必不罪之倘有告
者因而得之則良民超等賞職公賤限已身免役賞縣布五十匹私賤
賞縣布一百匹鄉驛吏之類免其役入居者放還鄉里終有大功者良民
超三等賞職公私賤永放爲良鄉驛吏之類世免其役超等賞職入居

者放還鄉里仍復其家鄉以此意徧令曉諭且聞南蒼之言悉心尋訪蒼並海侯望竟未得而遷蒼烏之說妄矣蒼在海中允有目者所共見何獨南蒼得見而他人不能也孟孫輕信南蒼之言遽聞于上其爲欺罔一也蒼竟不得其爲証妄益明矣○庚申刑曹啓慶尚道星州囚私奴於衣金殺人依律斬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去年當築忠清道監浦城以年饑停之今年農事稍稔請築之且金羅慶尚道要害處亦築石堡各一從之○辛酉世子還京城○傳旨吏兵曹今後知吏兵曹承旨勿參銓注別在政廳之外允干除授之事吏兵曹磨勘使郎廳呈承旨啓達若傳教事則內官傳承旨承旨宣傳於郎廳有不得已親議事承旨奉命往政廳議之還到別處啓達知吏兵曹承旨既不入參相避人依他例叙用又命司憲府勿禁其家奔競○傳旨承政院今義監色合于轉運色其杠軸興用之事義監色亦并布置○壬戌遣同知中樞院事朴堧如京師賀聖節世子率百官拜表于景福宮上謂堧曰今擇年十餘歲者以爲舞童纔習歌舞壯輒不用恐將難繼卿其赴京宴享之樂參用少壯工人乃雜戲並陳與否聞見以來○分遣監鍊官于諸道鑄火砲諭監司節制使曰火砲軍國所重前此制作之術未

得其要用藥費而矢不及遠今更新其制藥小夫遠比昔倍徒國家之利無踰於此當今無邊境之虞而使民與事慮有弊焉然安不忘危保國之策禦侮之方不可少弛茲不獲已分遣監鍊官火砲一依新之制度改鑄以備不虞○甲子世子朝衍禧宮○乙丑議政府據戶曹呈啟國家設義倉以貸貧民如有不足則又出軍資以補之其裕民生至矣然受者遷延不納守令視為常事亦不之察國家不得已設催納之法官吏或拘囚或鞭撻或受者逃則徵其族不無愁怨近年以來其弊尤甚監司所請義倉之數一道至六七萬石義倉軍資俱竭如丙辰忠清之饑幸有全羅道畜積故民得以活若無全羅畜積則豈能賑救乎又甲子京畿之災漕轉下道米穀遭風破船軍人數十名米豆數萬石漂溺又出京倉米穀乃能賑之一遇災異尚且如此何望於三年之畜哉倘有軍旅倉卒之變將何以支其救弊之條具列于後一兪州縣境內居民分田宅資產為上中下三等每年正月以前不給還上其應受還上者並依糶糶之法納木縣正布縣紬銅錢等物于官官視于時直增米一斗而糶之至於秋冬民有以米市錢布者官又准時直減民米二斗以糶之糶糶之際時直高下稟于監司轉報戶曹且印布端以憑後考若

貧甚不能納錢布者依錢還上例分給其糶糶之法亦用貢法所定年分九等上三等年則唯下等戶三月始受糶米中三等年中等戶則三月始受糶米下等戶則二月始受糶米下三等年上等戶則三月始受糶米中等戶則二月始受糶米下等戶則正月始受糶米年分不入九等如丙辰之忠清甲子之京畿則別有區處一軍資義倉不可相雜上項糶糶米豆及穀種各以其境內人口田地多寡從下等分給之數屬義倉其餘屬軍資軍資則皆以米豆收納一前此所給還上不納者或以貧殘或以豪猾遷延歲月今上三等三年則三等戶皆徵以米穀中三等年中等戶則三分之二徵米穀一分徵錢布下等戶則一半徵米穀一半徵錢布下三等年上等戶則三分之一徵錢布二分徵米穀中等戶則一半徵米穀一半徵錢布下等戶則皆徵錢布限五年畢納限年不納者並徵米穀一京畿廣州揚州水原驪興忠清道忠州清州公州洪州全羅道全州南原羅州茂珍等各官始自今年試行上項之法從之○丙寅世子引見都承旨柳義孫等曰義益之設本非推刷益戶以益其稅但地有遺利煮鹽之策未盡其術今鹽戶多占宜鹽之地而人力或不足人力有餘而地或少或宜鹽之地曠廢而不用何以使地無遺利民不受

病而益稅倍於曩時歟其方略悉心措置○丁卯傳旨兵曹今後火砲
合藥令宦官掌之火藥匠改稱火砲匠止令制造火砲○賜祭于刑
曹判書辛引孫其文曰惟卿稟性英敏操心勁直佩服詩書學明識
達自登賢科名重鵠列歷敷中外所至稱職攬轡嶺南適遇時屈賑救
得宜民賴以活長于銀臺參掌機密夙夜勤謹多所啓沃遂陞兵部措
置得策奉使帝庭敷奏詳切判事京兆剖決明肅及長秋官人稱折獄
予嘉乃績眷注益篤謂展所蘊永作良弼服勤之餘遂成疹疾欲使怡
神肆遷閑秩遭喪致毀舊證轉劇書論至懷侑以肉食醫問無筭日冀
康復天何不憖遽爾永隔死生之理卿其洞識殄瘁之哀予曷有極爰命
禮官聊陳一酌靈其不昧庶紆歆格○戊辰集賢殿直提學李季甸上
東宮書曰前日引見下詢燔盭便否臣對以汾海居住各司之奴除其
選上定為燔盭之事則無京中往來之勞似乎便矣然立此法官掌和
賣必將抑配當有如青苗之弊臣之此言非臨時臆料率爾妄對也
去丙辰年間國家議立魚盭之法臣意以謂弊必及民且聞人語多同
臣意議果寢至戊午年間臣丁父憂廬墓韓山因覲母到京從兄贊
成孟昉謂臣曰國家欲立魚盭之法此法若行弊必隨之吾與許稠欲上書

論之於古制何如臣本庸愚未能記憶但以所知一二鹽法之弊咨之
還往韓山聞其事遂寢未知稠與孟昉上書與否獨坐窮村私自喜焉
臣之懷此爲日久矣臣前陳魚鹽船稅補添義倉之策者據今見在之
數除經費外不用於他只補義倉之意也今聞創立都監以掌魚鹽之
事臣未知其條目之詳其爲便民與否未可知也然官掌燔鹽買賣之事
則弊將及民矣歷代推鹽之弊姑置勿論間或有以魚鹽致利者矣然
四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官掌魚鹽買賣之法似不可行於我國也臣
請條列陳之齊有魚鹽之利者魚鹽之出獨在一面輻輳而買者非獨
齊之三面自齊以西隔海之地皆賴於此何得不利哉我國三面濱海
且地勢東西狹南北長魚鹽所出之地甚廣又無他國行商之往來前
此益干所燔之鹽猶贍於一國之人戶至於窮村僻巷雖未周足亦未聞
不得食鹽之人也今立官掌燔鹽之法鹽數必倍徙於前日舟運陸轉
處處委積而賣之鹽雖不可一日無而所用不多受和賣者各足其家
之所用則不願加受若以所在守令不時和賣加之罪責則贏餘之鹽
必計戶口多少分給而收償雖無守令不時和賣之責積久則消所掌
之官患其欠耗必有如上項分給之弊此抑配也抑配一成民之受弊

去青苗矣遠哉至若魚物暫助滋味無關於有無若或和賣民間甚不可也其弊一也我國土瘠民貧耕作所獲大抵不多納稅之時自輸者可矣所納之處程途隔日家無牛馬者則必賃人輸之其價幾於所納之數其或程途倍遠者價亦倍之又各司經用雖小小物皆諸州所貢民間所歛也諸般物色奚啻百數其中民間自備者容或有之率多歛價其價之增幾於十倍若校書館東西別室歸厚所等幹事僧及富居商賈之輩預受陳省納于各司秋成到其官受其戶幾斗某戶幾升收納之文到戶催促今日收油價明日收炭價收多般貢價者連日而至或一日並至而共催民之受侵不可殫記然有前式莫或少避一一備給此雖不在租稅之例亦國家經費不可廢也又催納糴米差使到門少有遲回即加鞭撻又負私價者則其主又到而促之若不即納留受供億民不堪苦雖無所儲至賣田宅馬牛以償之一夫之耕所獲幾何食至歲前蓋亦寡矣又有魚鹽買賣之弊民不聊生蓋可知矣其弊二也臣聞鹽竈在處燒木甚罕鹽工輩欲燔秋鹽當自夏月欲燔春鹽當自冬月操舟往求於有木諸島若風水不調則一往回或踰一月如遇風濤則覆沒不還者亦多矣東海則以海煮之無翻耕取潮之苦自南海

至西海則必待上下弦潮退之時三次駕牛而耕取其潮水其苦倍於
治田當其燔時晝夜不輟辛苦如此而不憚其勞者一歲所貢式千則
十石私千則四石其餘則任其所用持價來買者東西沓至故雖不事
農業衣食自足今專仰官鹽不事農業官掌其鹽不得以時和賣鹽千
輩上父母下妻子所養所衣何以贍之今公聚各司奴子助役若不供
給則取木燔鹽無時休息無暇營生糧無所出以官供之則其費甚多
反有所損其弊三也臣聞今法所燔之鹽三分之一給付鹽千前此納
貢式千十石私千四石然鹽之爲物轉輸之際多有欠耗各道之事臣
未敢知京畿之事則聞之熟矣所納貢鹽皆以十五斗作石鹽千都目
都受諸千鹽載船上納每一石以二十斗作石僅足充納鹽千所納十
石則加五十斗四石則加二十斗也又京畿監司當春秋兩等差遣守
令考其鹽益其守令稱公事紙每盆取鹽自有前例所收都計不下百
石收用本官於守令甚有利守令多求其任也所居官守令亦豈無私
收乎由此而觀則納貢之外所費亦多端矣今雖改法如此之弊不可
必其無也所給一分亦不得專用矣况前此鹽千獨辦燔鹽之事故獨
專其利今助役之人取木燔鹽與鹽千同其勞豈不分用乎雖立不分

之法一體之事役同而或受或不受無乃不可乎勢不得不均分也如此則三分之一尚且不足者又與彼助役者分之則鹽干所得幾何名在干籍不得回避又無他生理則不樂其役流離失所可坐而待也其弊四也耕農則一年一度燔鹽則一年二度以二度所燔之鹽換農民一度耕作之穀民雖積鹽若無米穀何以救於飢寒哉其弊五也官掌買賣必有侵損之弊臣以慶尚本錢鹽一事明之今禮曹正郎趙崐曾經尚州判官謂臣曰慶尚道本錢鹽船輸洛東江分布各官和賣國家初立此法定鹽價至輕優民之意至矣監司以其價輕又收一分所受之官又收一分其價二倍於國家所定之數然行之歲久視以爲常且鹽價與行商所賣不相上下故民亦不病吾在官時不納本官所收之價本之和賣鹽價雖甚輕安知後日無如此之事乎其弊云也公私和賣之難易以京中易知之事明之司宰監久陳魚物軍資監補添鹽其價輕於常例故入皆欲買爭趨而進和賣之時掌之者必有好惡有即進而即受者有今日不得受而明日又不得受至其累日而後受者或至有十餘日往來而終不得受者此國人之所共知也若往市裏則即進即換不停半刻以向日和賣市准比之雖加一二分并計十餘日廢業

奔走所食糧物則加於市准之價矣京中各司尚且如此豈期外方不
如是也雖便守令親監必有此弊况付胥吏乎糶米出納守令親監嚴
立科條尚付胥吏此事之付胥吏勢之必至也且守令糶米出納恐有耗
費分給之時欠耗之石不量而給還納之際一石必加一二斗鹽之耗
費倍於米穀當其和賣守令親監亦有此弊况胥吏乎納價本官受
于鹽所此法之良者然持文而去即受而還則可也若往留數日而後
給之所給之鹽又有欠耗則不如持其價即換於鹽干之爲便也其弊
七也國家設穀貴時增價買貨穀賤時減價買穀此常平之遺意國家
之美典臣猶以爲有司行之恐或不如國家之美意也况此法乎且各
官守令境內翻賣嚴加責罰者與民爭利民受其弊也今之立法爲萬
姓後日計事與彼殊然其買賣則與守令境內翻賣何以異哉其弊八
也此前鹽干自備船隻輸納京中今官掌燔鹽則轉運之事亦當慮也
大抵漕運之事私船居多今之造私船者欲其捉魚與興販有利於已
也每年各道貢稅轉運給其船價而人皆謀避者以其船價不如捉魚
與興販之利也雖不得避其與管押之吏同船而來無欠耗徵納之弊猶
之可也若移轉米穀則載來量納若有欠耗依數徵納故所受船價

尚不足於往來之糧餉其造私船尚何利哉今漕運官益必用私船益之欠耗比穀尤甚當有徵納之弊富豪有勢力者百端避之其漕運者常在微劣之人輸漕貢稅外往往有移轉尚以爲憚每年春秋有官益輸漕之弊則微劣者必不爲私船矣富豪之家次受其弊矣漕運事多無與販之利則富豪亦不肯爲矣但以官船獨當多般漕運之事乎以陸路轉輸則前歲全羅忠清兩道米穀移轉之時轉輸之人船所量納每一石須私備一二斗乃得充納兩道之民受弊何可勝言今以各官陸輸則其害尤加於兩道之民其弊九也各道各官以實田爲損傷欺隱田糧書負輦罪在赦前不可加刑然又不懲後無所戒使之入居兩界臣意猶以爲赦後如此恐失大信然入居兩界國家重事雖無罪罰擇其富戶入送已有前規况此可懲之人入送何害今聞未合移徙者定爲燔鹽之役臣之所聞未知信否若果如此考諸律文徒年配盜場徒年之罪在杖一百之上今定其役雖曰赦後不坐其實過於杖一百之罪懲惡之意則可也於國家失信無乃不可乎事有小弊容或可爲然不如無弊之爲愈也稠與孟昉我朝之賢大夫也豈無所見預慮其弊哉臣竊惟大學一書君天下之律今格例也其論財用曰君子先慎乎德

有德此有人有土有財有用又恐先其財而後其德也故曰德者本財者
末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與夫財散民聚悖入悖出極言其害以深戒之
然財用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也故又更端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
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又引獻子之言明以利
爲利之害終之以長國家務財用蓄害並至之禍反覆論說不一而足
作傳之意至深至切欲使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
三復玩味誠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今互此法誠非以利爲利若獻
子之所言也近年以來水旱相仍國無數年之儲爲萬姓後日計乃立
此法甚美意也然小有一弊意雖美豈至善哉臣愚妄意鹽利之權專
付鹽子固不可也創立都監掌其燔鹽和賣恐亦未安也宜如前例司
宰監專掌其事考其鹽子之籍不使有隱漏閑役者且禁監司守令除
常調外雜斂加定貢鹽一二石則既不駭於見聞亦無臣所陳上項之
弊而於國家亦有利矣臣久叨侍從心有所懷含默不言豈古人知無
不言之意乎敢以管見聊陳萬一如有可採啓于 天聰以防後日之
弊 世子即啓于 上上曰此事欲試之耳予意亦不至此以所掌之人
請至如此張大耳季旬曰此事不可行設都監尤不可也宋立新法創

置條例司讀其史尚有驚駭之心政府捃理庶政何必設官爲都提調而後爲之也此特司宰監一官負事耳 上下其書于承政院議之姑停雜件條目勿奪鹽干之憲只遣別監于諸道以試煮鹽○已巳傳旨吏曹兼監牧守令殿最 今後守令仍監牧俱例當加資則加資守令例當加資則監牧雖例當仍資亦加資守令例當加資而監牧一下則仍資守令雖例當仍資而監牧例當加資則加資守令監牧俱例當仍資則仍資守令例當仍資而監牧一下則罷職守令一下則監牧雖例當加資罷職監牧連二下則守令雖例當加資罷職○庚午 世子還京城○司諫院啓今年雖不至於凶歉亦不可謂之豐稔今欲遣敬差官於諸道推刷流移人物其推刷之際轉相連引捶繫鞭撻不無騷擾之弊請停之使民之失業者專治秋耕等事以遂其生命政府擬議政府啓諸道連年失農宜從諫官之請○九月辛未朔領議政黃喜左議政申槩右議政河演左參贊李叔時右參贊鄭麟趾吏曹判書韓確工曹判書崔府戶曹判書鄭采兵曹判書安崇善禮曹參判尹炯刑曹參判許詡來問安 上命喜等議復立本宮長利便否使首陽大君世祖諱傳旨承政院幸撤水時聞百姓言專賴本宮長利以生近者年比不登公

私儲峙俱竭實難救荒今欲復立本宮長利其素無本宮長利處出軍資爲本以各司奴子假屬本宮使之取息以充義倉以救凶荒予以此意議諸政府六曹皆曰可獨鄭麟趾以爲己革之事不可復也然公私匱乏民皆欲復之大率長利假令給本一萬石取息至二萬石於十分取九分入義倉一分入本宮矣○分遣知印于京畿巡審禾稼○議政府據戶曹呈申歲壬戌禮曹受教興天興德二寺窓戶紙及鋪陳席每三年一次令長興庫量宜改排然紙席之貢有限於國用尚且不足今後二寺紙席各其所屬諸寺收歛用之從之○壬申黃海道延安府兩電深尺○世子朝衍禧宮引見鄭萃宣上旨曰諸道本宮長利九五百餘所今每所置本二千石息至五十石以所息五千石爲三十分以二十九分補義倉一分入本宮何如萃曰郡縣地有廣狹民有多寡例置二千石固爲不可且長利之有利於民甚大臣嘗爲忠清道監司清州椒水等處居民專賴本宮長利以生請分地廣狹或一二千石或三四千石量宜置之爲便俄而首陽大君持內書傳旨曰予之意此書盡之今立大法必示臺諫集賢殿而行之萃曰若示臺諫則必以爲不可姑與一二大臣議而行之 世子以萃之言入啓還賚內書出謂萃曰卿以是書議

諸政府以啓○傳旨兵曹流移人物推刷敬差官姑令勿遣慶尚全羅
忠清道已推刷流移人物除失農州縣外其餘令監司分運入送其未
畢推刷者來丙寅秋更遣敬差官推刷發送○癸酉司諫院啓今年禾
穀始盛終乃不實請停監浦及全羅慶尚石堡之築以待年豐 上曰
築城所以爲民年若不登可停比役○初東籍田耕作役典農選上奴
二百人皆遠方羈旅逃亡相繼故以籍田旁近揚州民戶十結以上者
隸典農耕作然傍近民戶十結以上者不滿二百戶是以難之至是議
政府以爲擇籍田三十里內揚州富實民戶役使左議政申棨獨曰典
農選上奴至數萬擇丁壯二百人役之爲便 上曰吾從衆議○甲戌
議政府據兵曹呈啓赴防甲士妄托親病請暇者多以致防禦疎虞乞
依京中軍士例准請暇日數番後仍留戍禦從之○傳旨承政院予聞
太祖高皇帝時臣僚遇親王避馬者殺之犯者亦殺之我國本無百官
與王子相接之禮故曩特立法令百官雖遇王子於路並皆引避至於
臺省亦然皆不遵用意其或者自尊而不肯下馬大抵無生而自貴必
待人君爵之而後尊若不爵之猶夫人馬人君立法固欲行之也今朝官
皆不奉行予甚慚焉政院啓百官皆知下馬之法矣但不知避馬之爲

非耳○乙亥土星入鬼○世子還京城○集賢殿直提學金汝等上書
曰竊聞國家創立義鹽之法欲其裕國便民也然法立弊生勢所必至此
法一立安知異日不至爲權鹽抑配之弊乎權鹽抑配之弊前史所具載
而聖鑑之所灼知也况國家立法必使政府六曹臺諫侍從審熟便
安然後行之今立大法但令所管提調議之而不詢於衆有違圖政師
虞之義又况近年以來水旱相仍民不聊生今年尤甚正當掃除百為
專意救荒之時也而欲試便否分遣別監燔鹽各道竊恐未可也願鹽
法便否令政府六曹臺諫侍從反覆商確幸甚且試驗之事亦待豐年
若必試於今年則農事稍稔一處遣一人試之可知其餘伏望上裁
上曰予與諸大臣擬議已十餘年非不咨於衆而猝行之也且予非以此
事爲是而強行之姑試便否而已予固無與民爭利之心仍請承政
院曰集賢殿之言是矣擇諸道農事稍稔一邑各遣別監勿令搜括諸
郡隱匿鹽戶遂遣柳規于京畿五院之于忠清田稼生于全羅安質于
慶尚鄭之夏于江原申自守于黃海道○丙子召集賢殿直提學金汝
李季旬曰昨所卜書予已從之且本宮長利改名爲內需所義倉復置
於二三州郡試之令戶曹主之何如季旬曰本宮長利去歲求言之時

集賢殿上疏請罷。若復立雖名義倉其實長利也。凡長利必宰相世家與士豪乃能畢收而易息也。況本宮乎。本宮長利收納之易非美事也。其間之弊何可勝言。民之所以願立本宮長利者未知果真百姓之所願乎。人君欲有所用府庫之財皆是也。何必內需所長利而後取足哉。臣願以內需所長利仍充社倉。令本宮收主之。汶曰願依文公社倉古事擇士類主之。上曰子非欲強行欲試之耳。又謂承政院曰世子以爲黃海道民有擊鼓願復立者。故議諸政府皆曰可。今議論不同將不可行乎。向者鄭麟趾建白納布受殺之策則卿等不言其弊。今欲復立內需義倉則乃曰如諸郡特設內需義倉守令斂手而已。又曰使本宮收主之則要其取息擇能償之人而給之貧民何賴。夫立大法豈肯慮其一弊乎。七承旨黃守身等曰臣等非以此法為不可行也。但欲於本宮長利元在處復立之。以次而徧行之也。左副承旨朴以昌曰法立弊生若立此專豈可謂無弊。上曰不可遽以徧置諸郡當於自來有長利處及大州郡置之以試耳。後事寢不行。○工曹參判權孟孫啓義倉鹽設臣已知其有高論然國庫義倉虛竭今當救荒唯有益法而已。以此所可以造醫食蔬菜今只遣一使其所煮藥何請分遣諸道敬差官以廣煮鹽之路承傳色官者金得祥私曰今分遣敬

差供頓之費將何如黃守身戲曰唯鹽可以供之孟孫曰供頓之費小
煮鹽之利大得祥入啓 上曰前此專不煮取猶可况今一處足矣時
集賢殿上書論鹽弊故孟孫云高論○丁丑日珥○議政府據戶曹呈
啓分遣敬差官忠清全羅道各二人慶尚道三人審視禾穀災傷從之○
戊寅判漢城府事鄭甲孫自咸吉道復命啓曰兩界新地之說紛起以
動 聖疑使李善老率平安道軍二百五十餘人往求之臣以監司以
在咸吉廣詢審察五鎮以北皆是高山絕嶺固無人民匿居之處其無
新地明矣今善老率軍深入糧餉供頓之弊不可勝言然此則已矣今
後如復有新地之說者請毋動天意以止紛紜之說又曰本道都節制
使及五鎮節制使率去京軍猥多支持之弊甚鉅 上曰卿言皆是矣
京軍之弊議諸兵曹○工曹叅判權孟孫以義鹽色都提調申槩河演
之言啓曰今以集賢殿之疏止遣別監一人又不搜括鹽戶臣等以爲
中外國庫義倉無半年之儲而年年飢饉唯煮鹽一事可以救荒今駁
議者如此高論竊聞昔范文正公欲行鹽法時有駁之者公曰若年凶
而國無所儲則必橫斂於農民與其斂於有役之農民孰若斂於無賦
之鹽戶乎於是駁者靡然從之臣等未知今之高論者果賢於文正公

者乎請從臣等初議事目以行 上曰子非以卿等之策爲非但今歲
凶歉太甚若遽搜括鹽戶騷擾之弊不可勝言允作法以漸爲貴當先
試於一處矧此事欲驗其便否非遽以爲萬世永久之策也若試之而
有弊於民則子當勿行矣子本無與民爭利之心昔占膏腴之地彌爲
國農所子即位罷之以業農民子豈有好利之心哉卿等悉知子意孟
孫再請不允○乙卯世子代行別祭于 獻陵○司憲執義鄭昌
孫啓築城之役可停矣然爲民禦暴不可廢也貢法亦可已矣然三代已
行之法若鹽利前代多有非之者昔宋立青苗法以爲便於民而其後
弊不可勝言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今以左右議政爲議鹽提調臣
等謂陳平不知錢穀之數而曰有主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是
則大臣知大體而不親細事明矣唯桑弘羊孔僅劉晏之輩與民爭利
君子譏之豈可以大臣而下蕪細事乎 上曰集賢殿言三公論道經
邦若等亦曰三公論道經邦是矣且書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先儒曰人主之職論相而已然逮至後世事不如古人君自親庶事况
大臣乎古者人君擇宰相宰相擇百官之長百官之長各簡乃僚今若
如此則人皆以爲非若丙吉之憂牛喘司馬光論之矣若等之言子以爲

迂矣且青苗之法本是不便於民之事劉晏之鹽法亦以姦計而取民財利者也今日義鹽本是爲民之事非劉晏用姦計而與民爭利之比也仍出內書示昌孫曰予之意盡在此書詳見更議以啓○有人告金化縣開城府產銅石命取金化三斗開城一斗今尚衣院炒煉三斗得一斤三兩一斗得一兩許命賞其告者○庚辰議政府據兵曹呈申差備軍役於諸處十二司上大護軍等不得率行有違設立本意且無祿之人長番立役尤爲可憐今後十二司各置五十人分番立役上大護軍等丘史率行一依大典所定之數毋役他處違者論罪從之○辛巳世子還京城○刑曹啓平安道順安囚吳奠金殺人依律處斬從之○壬午以權奉爲通訓大夫盧物載安進並僉知中樞院事○論咸吉道都節制使同知中樞院事李仁和仍差爲會寧節制使仁和在邊塞已踰十五年其病妻居吉州不相往見深可憐憫防戍之暇使得往來○傳旨承政院近繕夫進醢有蟲焉予所見如此况有司供祭之醢乎昔太宗謂予曰祭祀不宜用醢議政許稠以爲用酒作醢則無虫予慮奉常醢物或有虫若用有蟲之物不若不用之爲愈如其用醢須以酒造之遂命司憲府審視奉常諸醢多雜塵埃草葉等物監察崔敦不能詳察以

啓下敦及奉常官于義禁府罷敦及判事金仲誠當該官金良璈柳穀
○癸未世子朝衍禧宮○傳旨承政院我國邈在東陲音樂與中國不
同昔唐賜以樂器厥後世遠樂壞至高麗恭愍王時奏請樂師未蒙俞
允在今宣德年間選揀本國唱歌婢入朝經六七年 太皇太后放還
之諭曰在國中任意使之然予以嘗入朝近侍者放役有年今者以龍
飛詩欲被管絃使唱歌婢協之唐樂或有忘其音律者或有不志者
然絃歌之聲不合於本國之樂但舞蹈之容爲可觀也且予有疾深居
宮中不喜聽樂然本國之音合之唐律習其容聲以爲後人之觀聽可
矣其唱歌婢衣各一襲以賞之○乙酉雷電以雨○丁亥議政府據吏
曹呈申黃海道新恩本合俠溪爲一縣依他郡縣合彌例改稱新溪從之
○戊子全羅道漕運三十九船遭風漂失遣漢城少尹閔騫往審之
○庚寅雷雨○辛卯雷雨○壬辰平安咸吉道敬差官李善老報臣率
朴丁及僧義宗自江界府至北青府求新地不得問之丁等言新地不
曾見知但要厚賞如此妄告耳 上謂承政院曰朴丁年老不可加刑
並與義宗於所在官付籍勿令逃走何如左副承旨朴以昌曰今善老
領卒數百跨歷兩界供億之費不貲其欺固國家罪亦大矣可坐以